

airiti

本期專題引言

正義大哉問

■林碧津（本期專題主編、法國南錫第一大學（University of Nancy II）政治學博士）

去年大約這個時候，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專欄作家Thomas L. Friedman推出“*The Square People*”（廣場人民）系列文章，¹他筆下的「廣場人」，大多很年輕，渴望優質的生活、更多的自由，透過在廣場上集結，或在虛擬廣場會合，或兩者並行，進行串聯、挑戰權威，尋求改革甚至革命，企盼將社會推向某個方向。

「廣場人」的身影，從埃及開羅、烏克蘭基輔、到泰國曼谷，也出現在台灣各地。

太陽花學運屆滿一週年！一年後，仍然餘波未了。

早在學運越演越烈，效應延燒全台時，《弘誓雙月刊》就有意探討這場學運所引燃的議題。難以預料的事緣，延宕至今，卻和學運週年接軌。

從規劃之初，方向幾度更易。誠然，服貿協議涉及財經專業，內容複雜、關涉層面深廣，加上雙月刊擔負著依

330學運大遊行時，已經擠到青島東路上的人潮。（103.3.30 林碧津攝）

佛法糾正世間盲點的使命，都讓我們躊躇不前。我們料想讀者會問：一份佛教刊物如何談學運、聚焦何處？

2014年春天，立法院服貿協議的30秒闖關換來學生24天的占領，只是個引爆點。這些年，都更爭議的文林苑、華光社區，土地徵收與開發的國光石化、大埔案、美麗灣、桃園航空城，以及關廠勞工的臥軌抗爭等，舉目所及，青年學生的身影早已穿梭在警棍拒馬下橫衝直撞，對抗公權力。

四月，學運剛落幕，有人用「七八顛覆三四五」描繪台灣社會瀰漫著一股世代對抗的氛圍：「太陽花」所投射的，正是七、八年級生對掌控台灣經濟資源命脈的三、四、五年級生所累積的不滿與怒吼。世代對抗？乍聽，讓人憂心。三三〇大遊行，不論是主辦單位宣稱的五十萬人，還是警方指稱的十一萬人，人潮由凱道向外延伸，擠爆周邊道路，放眼望去，有學生，有社會人士，也有年紀稍長的民衆。「世代協力」，或許比較貼切。它不單是一場學生運動，也是由學生領導的公民運動。

學運沸沸揚揚，各界紛紛開立診斷書。從一開始「反程序不正義」，抗議立法院30秒通過服貿，到反服貿，要求退回逐條審查、主張「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先行立法、召開「公民憲政會

議」……。有人認為，表面上反對一個經濟協議，背後是「統獨」問題，涉及台灣「國家認同」，也是民主、專制兩種價值之爭；亦有人直指，服貿協議之所以遭遇強大阻力，是「恐中」、「反中」、「仇中」三股力量的糾結……。總之，答案，不只一個！



立法院前反服貿現場，年輕同學聚集。（103.3.19 Photo credit: tenz1225, CC BY 2.0）

果然，年底九合一選舉，太陽花學運持續發酵，盤整台灣藍綠執政版圖，年輕世代躍上政壇，首善之都卸下政黨外衣，台北市政交付政治素人。至於捲起學運風雲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及「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一年後仍擱置立法院。

太陽花學運，凸顯了台灣人民面對生活的困頓無力、對未來前景的深切焦慮，早在這些年化約為「正義」之聲，諸如「世代正義」、「分配正義」、

1. Thomas L. Friedman, *The square people*, in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5, 2014.



抗議者號召全臺民衆3月30日至臺北市凱達格蘭大道靜坐、遊行。數十萬以黑衫為標誌的抗議者湧入博愛特區及立法院周邊。(103.3.30 Photo credit: tenz1225, CC BY 2.0)

「居住正義」、「環境正義」、「司法正義」……。只是，如何解讀「正義」？內容為何？如何「正義」？為誰「正義」？誰來判准？恐怕一綱多本，也就無法迴避以下的問題：當「公平正義」成為社會認同，若不知其所以然，會衍生出甚麼樣的後果？

於是，公平正義，成為本期專題！

想清楚說明「公平正義」，看似簡單，分寸不易拿捏。哈佛大學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教授說得好，檢視一個社會正義與否，看它如何分配人民所珍視的事物。分配必須依適當的方式，使人人得其應得，不過最棘手的卻是「什麼是應得」、「應得多少」，還有「為什麼」！²我們以昭慧法師〈一堂隨機教育：何謂「公平正義」〉的師生對話，開啓這場正義之宴，透過實例詮釋西方哲學中難解的概念。

另外特邀台大林萬億教授賜稿〈臺灣的分配不正義〉一文，透過數據說明臺灣四項政經資源分配上的問題，見證三十年來社會發展的漲跌起伏。

同時，前往中央研究院專訪林宗弘教授。訪談中，林教授細膩分析台灣經濟結構病徵、全球化與貧富分化的危機，並提供課稅藥方。〈亡羊補牢，共創社會福利國〉，這篇學運後的訪談內容，正好對應昭慧法師於學運風雨中的點滴觀察、經由悅萱居士重新整理、定稿的〈三年化碧書生血，一劍成虹俠士魂——太陽花學運期間臉書留言（摘錄）〉，提供讀者深入理解的參考。

與時俱進，是雙月刊筆耕時代議題的期許；一以貫之的，是依於佛法中道，向無特定政治色彩的立場。學運過後，衷心期盼，全民不分黨派、朝野一心，攜手共創美好的未來；更與讀者相互砥礪：「公平正義」，這句容易上口、引人慷慨激昂的詞彙，實踐起來，需要更多的智慧與機緣！面對社會紛擾，企盼我們「保持理智的清明」，不至落入先射箭再畫靶的謬誤！

2. Sandel, M. (2009)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Allen Lane, Penguin Group. (p.19)。中譯本《正義：一場思辨之旅》（雅言文化，2011），頁25。

一堂隨機教育：何謂「公平正義」

■ 釋昭慧

某日上大一必修課，一位在職生芹宇，送了十份禮物——她為台鐵製作的文創產品——台鐵125週年慶祈福之寶商品（打開來還可聽到汽笛鳴聲與車掌播音）。

當時選舉剛過，「公平正義」的訴求大獲人心，我靈機一動，為同學們進行了一場「何謂公平正義」的機會教育。

「無知之幕」的正義論

我問學生：班上總計41名，但是禮物卻只有十份。請問：如何分配才符合「公平正義」？

一位學生開玩笑說：「撕開對分。」

一位學生說：「抽籤。」

我讚歎同學們勇於思考，但還是提醒他們：

「『撕開對分』不是很好的方法，那是『玉石俱焚』，誰拿到的都是廢物。所以這個方案，我們先不採納。『抽籤』很符合John Rawls《正義論》所說的「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原則。」

所謂「無知之幕」，簡單而言，就是假設立約者在原初立場中，並不知道某些特殊事實（例如：自己的社會地位，階級、身分、資源、稟賦、能力、體力等等）。而我們在設計一個合乎正義的制度或政策時，應該儘可能讓利害關係人共同處在接近「無知之幕」的狀態，在此基礎上決定社會權利、位置和資源的分配，較能符合「公平正義」原則。

我進一步解釋道：

「我讀大學時代，以聯考來一試定終身。你們則可經兩階段篩選，一次是依學測（甄選入學），一次是依指考。請問，你們覺得哪種方式較符合公平正義？」

「依指考。」學生答。

「是的，指考似乎較符合『無知之幕』原則，大家都不知會出什麼考題，公平地在同一時段作答。甄選入學很有可能使得程度較

差的學生，因為有個『富爸爸』而得以進入一流名校。

「但是請各位注意：依巨量資料（big data）分析，真實情況出人意料！原來從甄選入學管道進來的學生，家世背景的反差，反而沒有依指考入學來得大。原因何在？值得注意。（以下有向學生解釋其可能原因，但由於無關本文宏旨，姑略）

「這給我們一個提示：判斷事理要依證據，不要單憑感覺就驟下判斷。」

「公平正義」的六項方案

回到分配十份禮物的話題：

「『抽籤』制度，恰是讓所有抽籤者處於『無知之幕』。請問你們願意用『抽籤』方式來決定這十份禮物歸屬於誰嗎？」

「願意！」他們一致回答。於是我再詢問：

「那麼倘若是七合一選舉使用『抽籤』制度，讓候選人用『抽籤』的，誰抽中了誰當選，你願意嗎？」

他們立刻回答：

「不願意！」

「可見得：在重大抉擇的時刻，我們會試著讓自己更知曉自己的因緣條件與社會的普遍情境及特殊處境，再來決定自己的意向。倘若國家沒提供這樣的機會（選舉、公投，問政說明會，政見辯論會等），反倒才不符合公平正



台鐵125週年慶祈福之寶商品，〈一堂隨機教育：何謂「公平正義」〉文中所提禮物的樣貌。（打開來還可聽到汽笛鳴聲與車掌播音）

義。」

「那麼請大家想想，還有沒有其他各位認為可以符合『公平正義』的方案？」

這回聰明可愛的同學紛紛提出了方案，回答頗為踴躍。連同『抽籤』，他們一共提出了五項方案：

- 1、抽籤。
- 2、給需要的人。
- 3、給想要的人。
- 4、依到到先後：給（今天上課）

最早到的十個人。

- 5、依年資多寡：給年資較高的人（如：大二、大三學長優先）。

於是我增加了一個方案：

- 6、依績效：給工作績效最好的人。

哲學領域的「大哉問」

接下來帶領他們逐一分析：

「首先，我為何加入『績效』考量？原因是，你們將來進入職場，即便一開始的薪資相同，接下來老闆會依你的工作績效，來決定你的薪資、職級與年終獎金。」

「這樣不公平！」學生立刻反應。

「為什麼？」我問。

「薪水領得不一樣。」學生答。

「請問如果換作你是老闆，甲員工幫你賺了一百萬，乙員工讓你虧了十萬，結果薪資、職級與年終獎金卻一樣多，你覺得公平嗎？如果你是那位甲員工，你覺得公平嗎？」

他們立刻回應：「不公平！」

於是我作一小結：

「公平正義，可以是很有力量的政治語彙。然而放在哲學領域來嚴謹論究『何謂公平，何謂正義』？這可就是沒那麼容易定奪的『大哉問』！請記住：依績效來論功行賞，在某個角度看來，同樣是符合公正原則的。但它的放大版，就是導致『貧富懸殊』的資本主義。」

「方案5與方案4是『依年資多寡』或『依到位先後』，這都是提出某種讓大家覺得『還算有道理』的判準，大家只要有默契，當事人在績效上又不出大差錯，這類判準是可以接受的（佛教僧團採取的就是這兩項判準）。

「方案3是『給想要的人』，請問：在座想要這十份禮物的人如果超過

十位，問題豈不又回到原點，依然要在這些『想要的人』裡面，用一個方案來找出其中十位呢？

「方案2是『給需要的人』，這是慈善事業的社會心理基礎。以此意念主動轉讓利益給他人之時，由於出自『心甘情願』，所以往往給得歡喜，給得舒坦，給得很有成就感。但是一旦強制執行，它的放大版就是共產主義。」

至此，我再詢問學生：

「你認為要讓有錢人乖乖掏出口袋裡的錢，來給需要的人，有這麼簡單嗎？」

同學們搖搖頭。

我於是解釋道：

「假設是被強制掏錢，當事人心不甘，情不願，自然不會想要配合。這就是為何共產黨要喊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因——運用工農兵的集體暴力，強行剝奪鉅富大賈的資財。

「這也是為什麼鉅富大賈寧願在義賣場合或慈善機構，一揮灑就數以百千萬計，乃至數以億計，但是想要對他們扣以重稅來拉小貧富差距，卻往往讓他們死命避稅的原因。他們還很有可能紛紛『出走』，使得國內民衆失去更多就業機會，而帶來社會普遍貧窮的惡果。

「而這也就是為什麼在社會上，『劫富濟貧』的累進稅率必須適可而止，要同步讓慈善事業存在、發展的原因——慈善事業，使用的是一套建設性

的論述，激發當事人的光明心性，讓他們心甘情願地奉獻資財，略事彌補貧富差距的手段。」

接下來，我請他們就這六個方案來作表決，果如所料，他們絕大多數選擇了方案一：「抽籤」！

「揮淚斬馬謖」的人生功課

以上，是那天在課堂上，就著「公平正義」議題，所作的哲學分析與操作試煉。「公平正義」可以是很好的政治語彙，但只要你、我的頭腦越清楚，就越不會受限於單一向度的視野，也就越能避免「自以為義」——在自以為「替天行道」時，掄劍錯殺無辜。

「公平正義」是人心之所嚮。然而，唯有作過精密深細的哲學審視，才能夠培養出寬廣深厚的胸懷，在掄起「公義」之劍時，才能真正學會一門「不得不揮淚斬馬謖」，而非「咬牙切齒以斬妖除魔」的人生功課！



佛教弘誓學院 暑期弘法講座通啓

第三期「瑜伽師地論」專題講座

■課程簡介：

1. 《瑜伽師地論》簡介。
2. 《瑜伽師地論》「本地分」教學。昭慧法師續講「聲聞地」；耀行法師續講「有尋有伺地」。

■教師：昭慧法師、耀行法師

■上課時間：

104年7/19~7/26（農曆6/4~6/11），每日五堂課，每堂課50分鐘。「聲聞地、菩薩地」：上午8:30~11:20；「有尋有伺地」：下午2:00~3:50。

■必備教材：《大正藏》第30冊

■報名截止：104年7月5日

■上課地點：佛教弘誓學院

■報名方式：

1. 網路報名，請至「佛教弘誓學院」網站下載報名表。
2. 以電話、郵寄或傳真方式，向本院秘書室索取報名表，並於限期內寄回。
3. 全程參加者優先錄取，非全程參加列為備取名額。

■備註：

1. 因赴本講座而需在本學院住宿者，或因報名聞法而擬於本院安居之僧眾，敬請於報名表中註明，以方便本院安排膳宿等相關事宜。
2. 住宿期間，須隨眾早、晚課誦、靜坐、出坡。

臺灣的分配不正義

■ 林萬億（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1980年代以來，臺灣從工業社會逐漸轉型到服務業社會，或說是進入後工業社會，貧富差距也跟著擴大，所得五分位差從1980年的4.17倍，逐漸上升到1990年的5.18倍。1990年代末，又受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波及，貧富差距再擴大，所得五分位差逼近5.5倍。接著，經歷2001年網路泡沫化、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對臺灣的經濟與社會造成前所未有的打擊，經濟發展負成長、失業率升高、貧富差距擴大，都創下臺灣工業化以來的歷史新高。雖然，經濟成長率緩緩復甦，失業率也些微下降。但是，貧富差距縮小有限。臺灣其實早已進入經濟成長的結構限制，未能於經濟高度發展的1970~80年代，同步進行分配社會化的結構佈局，導致錯失成為均富社會的時機。

臺灣的分配問題不只是家戶所得分配不均的傳統階級議題，還包括區域不正義的城鄉差距議題、居住不正義的住宅議題，以及世代不正義的代間衝突議題。本文逐項討論。

一、所得分配不均

從表1即可看出，臺灣的貧富差距從1980年的所得五分位差4.17倍，分二階段攀升到今日的6.08倍。第一階段是1980~1990年間。臺灣開始進入服務業社會，服務業就業人口於1980年代末已分別超過農業、工業就業人口。1986年服務業就業人口已占總就業人口的47.3%，到了1991年，已達55.1%。不但經濟成長率開始下滑，所得分配也惡化。所得五分位差升高到5.18倍，十年間升高一倍，不可謂不多。

第二階段是從1990年代以來，臺灣明顯受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衝擊。雖然，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並沒有立即對臺灣造成嚴重的傷害。但是，2001年的網路泡沫化已讓臺灣脆弱的產業體質暴露無遺。再加上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臺灣的經濟體質已是弱不禁風。



本文作者林萬億教授。

影響臺灣所得分配不均擴大的因素，首先是，服務業的薪資級距極大，有薪水動輒千萬年薪的執行長（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EO），也有日領基本工資的計時人員。根據包莫法則（Baumol's law）（Baumol, 1967），服務部門生產力不及工業部門，主因於服務業的勞力密集性高，以及商業部門的薪資提高，不可避免地對經濟成長與就業產生負面效果。

其次，臺灣的勞工薪資偏低。以行政院主計處研究報告（2010）分析2009年5月，在638萬3千受僱者中，薪資低於15,000元者有22萬9千人，介於

15,000~19,999元者有45萬8千人，合計68萬7千人，占受僱者的10.76%。41.72%的受僱者薪資不滿3萬元；58.9%的受僱者薪資不滿3萬5千元。顯示臺灣受僱者的薪資明顯偏低。

第三，受僱者的薪資調整幅度又很低（見圖2）。從我國受僱員工的薪資成長情形即可知為何低所得家戶組的所得成長緩慢。2003年受僱者平均薪資是42,065元，2008年提高到44,424元，2012年再升高到45,888元，2013年微升到45,965元，只比前一年成長0.17%。10年間只成長了3,900元，即9.27%。但是，從2003年到2013年累計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13.52%。亦即，這10年間，受僱者的薪資成長根本被消費者物價成長抵銷掉了，而且還不夠用，顯示受僱者的生活品質下滑。如果扣除消費者物價指數16年來累計平均達16.81%，臺灣勞工薪資實際上等於回到1997年的水準，當年受僱者平均每月薪資是38,562元，臺灣的勞工白做了16年的苦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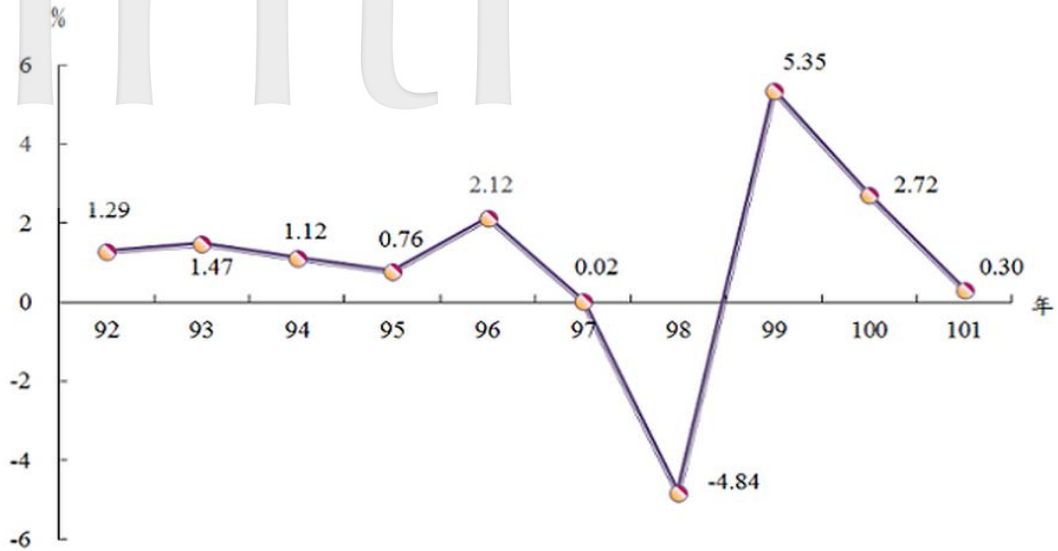
第四，經濟成長的果實沒有分配給員工。國人平均每人GDP從2003年的474,069元，成長到2012年的603,593元，成長了37.5%，但是，同期平均薪資只成長9.09%。顯見，國家經濟發展果實並未合理分配給員工。從圖2即可看出經濟成長率上揚，薪資成長率卻原地踏步；而經濟成長下滑，薪資也跟著下掉。

表 1：臺灣家戶所得五分位差的演變

年別	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			移轉收支效果		
	政府移轉	加來自政府	實際(目前)	從政府	對政府	合計
	收支前	移轉收入		移轉收入	移轉支出	
A	B	C	A-B	B-C	A-C	
1980	4.305	4.265	4.173	0.040	0.091	0.132
1982	4.408	4.383	4.288	0.025	0.095	0.121
1984	4.535	4.490	4.399	0.046	0.091	0.136
1986	4.784	4.707	4.600	0.077	0.108	0.185
1988	5.053	4.947	4.850	0.106	0.097	0.203
1990	5.525	5.299	5.183	0.226	0.116	0.342
1992	5.565	5.339	5.245	0.226	0.095	0.321
1994	5.792	5.486	5.379	0.307	0.107	0.414
1996	6.174	5.491	5.385	0.683	0.107	0.790
1998	6.494	5.655	5.514	0.839	0.141	0.980
2000	6.568	5.688	5.548	0.880	0.140	1.020
2001	7.667	6.536	6.391	1.132	0.145	1.277
2002	7.469	6.293	6.161	1.176	0.132	1.308
2003	7.319	6.198	6.075	1.120	0.123	1.244
2004	7.413	6.173	6.027	1.240	0.150	1.390
2005	7.447	6.183	6.036	1.260	0.150	1.411
2006	7.454	6.160	6.006	1.294	0.154	1.448
2007	7.523	6.119	5.981	1.404	0.138	1.542
2008	7.732	6.203	6.046	1.529	0.158	1.687
2009	8.219	6.473	6.343	1.746	0.130	1.876
2010	7.719	6.301	6.194	1.417	0.107	1.525
2011	7.753	6.321	6.166	1.432	0.155	1.587
2012	7.703	6.285	6.126	1.418	0.159	1.577
2013	7.529	6.220	6.084	1.309	0.136	1.445

表 2：臺灣家戶所得五等分的所得分配情形

	總平均	所得最低 20%家戶	所得次低 20%家戶	所得中間 20%家戶	所得次高 20%家戶	所得最高 20%家戶
所得總收入	1,140,271	368,448	700,301	994,301	1,345,761	2,292,543
非消費支出	198,063	58,989	117,014	170,363	234,087	409,863
消費支出	747,922	331,391	545,713	715,675	902,072	1,244,759
可支配所得	942,208	309,459	583,287	823,937	1,111,674	1,882,680
儲蓄	194,286	-21,932	37,575	108,262	209,603	637,921



近10年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平均薪資成長情形

圖 1：我國近十年來受僱者薪資成長情形

經濟與所得變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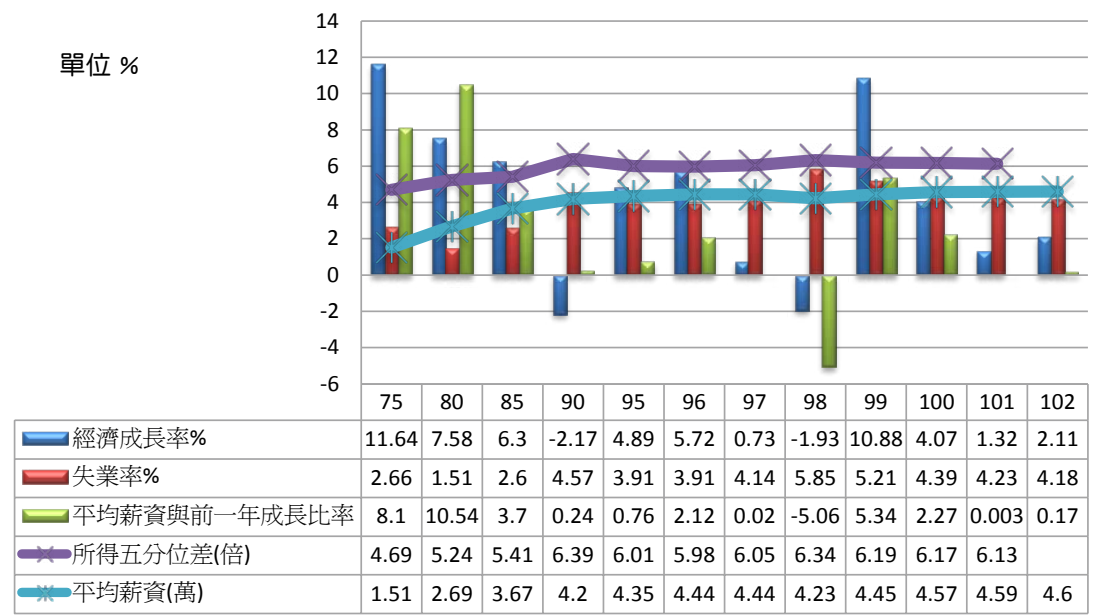


圖 2：我國的經濟發展與所得變遷

表 3：十五年來臺灣兩個主要政黨執政下的成績

年度	經濟成長率 (%)	所得五分位差 (倍)	失業率 (%)	受僱員工每人每月平均 薪資年成長率 (%)	消費者物價指數 年成長率 (%)
1999	5.97	5.50	2.92	2.85	0.17
2000	5.80	5.55	2.99	2.46	1.25
2001	-1.65	6.39	4.57	0.21	0.00
2002	5.26	6.16	5.17	-1.21	0.20
2003	3.67	6.07	4.99	1.49	-0.28
2004	6.19	6.03	4.44	1.74	1.61
2005	4.70	6.04	4.13	1.38	2.30
2006	5.44	6.01	3.91	1.13	0.60
2007	5.98	5.98	3.91	2.28	1.80
2008	0.73	6.05	4.14	0.02	3.52
2009	-1.81	6.34	5.85	-4.31	-0.86
2010	10.76	6.19	5.21	5.34	0.96
2011	4.19	6.17	4.39	2.73	1.42
2012	1.48	6.13	4.24	0.30	1.93
2013	2.11	6.08	4.18	0.17	0.79
2000-2007	4.42	6.02	4.26	1.19	0.94
2008-2013	2.91	6.16	4.67	0.71	1.30

第五，再加上稅制不公。政府並沒有利用財稅手段縮小貧富差距。表1明顯指出這樣的困境。家戶從政府移轉的收入效果（社會福利、各種補助）從1988年起就超過家戶對政府的移轉支出（稅）所帶來的移轉收支效果。亦即，稅收作為縮小貧富差距的效果從1988

起就被社會福利趕過。稅收效果一直不彰，且幾乎原地不動。表示我國的稅收並沒有達到預期的劫富濟貧效果。

從表2可以看出，全國家戶所得最低的20%人口，可支配所得用來支付消費還不夠，2013年平均每一家戶不但沒有儲蓄，還赤字21,932元。當然，可以

預期的是，所得更低的家戶，赤字更嚴重。必須簡衣縮食，或是無止境地降低生活品質。受害最大的將是兒童、少年與需要照顧的身心障礙者與老人。

遺憾的是，在解決這種後工業化與全球化帶的貧富差距擴大問題，自稱有五十年執政經驗，又熟悉經濟發展議題的國民黨政府，卻在2000年首度失去政權後，在2008年再次執政，卻表現得比執政新手的民進黨來得差。從表3可以看出國民黨再度執政的7年裡，平均經濟成長率只有2.91%，比民進黨執政八年的4.42%低；所得五分位差6.16倍，比民進黨執政時期的平均6.02倍高；失業率4.67%，比民進黨執政時期平均4.26%高；受僱者平均薪資成長率0.71%，也比民進黨執政時期平均1.19%低；消費者物價指數等指標年成長率1.30%，也比民進黨執政時平均0.94%高。無怪乎人民覺得不但經濟環境差，貧富差距也更惡化。

二、區域不正義

服務業的擴張，不只擴大了貧富差距，也擴大城鄉差距。都市地區因服務業的發達，如金融、保險、百貨、行銷、餐飲、旅遊、人事服務等普及，而就業機會多，薪資也較高。鄉村地區就成為後工業社會下的犧牲者，不但失業率高，所得也降低，加速臺灣的城鄉差距。從表4可以看出，臺北市一直是臺

灣家戶最富有都市。而新竹市的家戶平均可支配所得在1995年就趕過高雄市，與臺中市並駕齊驅，之後就把臺中市甩開，而隔鄰的新竹縣就取臺中市而代之，成為臺灣第三有錢的縣民。主要得利於高科技業的進駐，連動帶來服務業的發達。反之，縣民最窮的縣分一直都是雲林、嘉義、臺東、澎湖在輪流，尤其是雲林縣每年都是最後倒數三名內。

農業縣分的消費支出只有住宅服務、休閒與文化、教育支出略低於都市地區，其飲食、交通、通訊支出並無差異，醫療保健支出則更是花費較高。顯示，因於家戶所得的明顯落差，農業縣分人民的生活水準普遍低於城市甚多。例如，交通方面，在都市有捷運、公車、高鐵；即使沒有捷運，至少有高鐵、公車系統。而在鄉村，雖有客運但班次極少，且不穩定，對於老人看病、拜廟、訪友，婦女購物、買菜，學生上學、交友都極不方便。又例如休閒娛樂設施，公園、綠地、球場、棋院、練舞場、藝術展演場、電影院、兒童遊戲場等，在鄉村也不容易找到。以電影院為例，臺灣九成鄉鎮都沒有。有些縣市全縣只有一家，如臺東縣的臺東市；有些也只有兩家，例如，雲林縣斗六市、虎尾鎮。

這種因產業結構導致的城鄉差距，如果沒有靠中央政府的政策介入，很難改變。居住在農漁業縣分的居民，就無

表 4：臺灣各縣市的家戶平均可支配所得

年 度	2013	2012	2010	2008	2005	2000	1995	1990	1985
臺北市	1,279,195	1,278,278	1,298,640	1,271,060	1,236,041	1,237,777	1,112,806	657,829	422,786
新北市	931,239	911,915	893,859	972,062	934,211	882,634	767,832	549,958	342,050
高雄市	915,255	894,107	972,087	961,828	955,541	940,086	858,476	580,828	329,266
高雄縣			739,166	780,113	738,617	698,031	668,310	467,582	276,572
臺中市	928,938	886,682	946,908	916,428	880,456	919,646	942,136	600,459	365,498
臺中縣			722,526	817,357	788,423	805,929	764,354	529,565	297,901
臺南市	830,467	770,078	806,990	920,293	811,559	824,343	768,241	532,726	303,196
臺南縣			692,341	729,662	683,018	720,726	637,838	405,221	256,391
桃園市	1,027,658	1,007,045	915,499	960,037	985,537	985,426	865,279	511,911	302,603
宜蘭縣	813,875	892,727	802,483	847,932	822,447	805,088	809,599	441,995	279,590
新竹縣	1,073,893	1,093,853	1,052,587	1,063,948	1,053,182	1,021,919	854,217	496,599	301,116
苗栗縣	839,394	826,530	788,968	754,346	768,863	788,159	753,634	514,591	301,715

年 度	2013	2012	2010	2008	2005	2000	1995	1990	1985
彰化縣	789,742	792,362	741,050	760,545	765,433	757,817	686,175	441,538	298,376
南投縣	748,930	831,790	782,905	708,936	748,483	729,438	715,140	428,701	305,195
雲林縣	704,313	684,977	616,480	643,980	648,685	649,363	557,314	368,044	236,666
嘉義縣	727,426	747,956	658,489	655,130	679,081	725,986	567,840	335,753	239,923
屏東縣	722,101	736,174	704,748	701,111	741,094	767,107	758,546	406,068	269,864
臺東縣	676,390	670,017	568,409	586,479	597,433	641,298	646,255	367,882	290,731
花蓮縣	790,373	761,611	741,246	695,030	662,744	741,877	718,656	461,145	239,797
澎湖縣	769,955	727,056	827,323	732,450	628,399	697,315	521,912	383,861	281,195
基隆市	841,832	786,441	860,445	816,692	875,160	863,374	804,724	507,682	326,783
新竹市	1,224,310	1,132,620	1,184,598	1,187,288	1,092,427	1,099,335	905,165	557,345	366,659
嘉義市	1,026,305	910,601	698,454	741,393	812,886	808,703	791,430	506,680	301,510

奈地必須接受較低的生活品質，這是區域不正義。民進黨執政時期曾推出投資中南部、中小企業、中下階層的三中策略，些微扭轉南部縣市居民的困境。從表4可看出，雲嘉南高屏等縣市的家戶平均可支配所得在民進黨執政時期，有稍微提高，到了2008年以後，才又下滑。無怪乎南部農業縣分一直都是民進黨執政的瓢中物。

三、居住不正義

依2013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臺灣住宅自有率平均為85.34%。但是，其中高所得組為93.32%，低所得組為77.94%。顯示，所得低的家戶仍有22.06%家戶必須以租賃或借住房舍遮身。

而2013年全臺灣有3戶以上住宅者有68萬多戶、4戶以上有近27萬8千戶、5戶以上超過13萬多戶，有6戶的超過7萬戶，7戶屋的超過4萬戶，8戶約3萬多戶，9戶房屋的仍有2萬多戶，10戶以上的人有1萬6千多戶。臺灣的房屋稅率僅有1.2%，造成富人囤積大量房屋作為投資之用。復依2000主計處人口及住宅普查的空屋率17.6%，計有123萬0785單位。2010年再調查，臺灣空閒住宅高達156萬戶，空屋率19.7%，比2000年多出33萬戶，高出2.1%。亦即，低所得組家戶仍有許多人買不起房屋，而高所得組家戶確有約130萬家戶擁有3戶

以上房屋。

臺灣從1976年到1999年，國民住宅總計有41萬0091戶，其中政府興建者17萬4891戶，貸款人民自建者4萬7407戶，獎勵投資興建者6萬7479戶，輔助人民自購者12萬0314戶。占2000年住宅總量的5.86%，占當前住宅總量的5.17%。而國民住宅是蓋來賣的，既已賣出就不可能再循環使用。所以，國民住宅只是短期的住宅政策。因此，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宣布不再興建國民住宅。

從1994年起，陳水扁市長將臺北市國民住宅餘屋改為社會住宅（只租不賣的公共住宅），到2014年底，臺北市的社會住宅有8,561戶，占該市住宅存量的0.95%。距離郝市長期待的5%，45,000戶，仍有一段遙遠的距離。其他縣市的社會住宅更是少得可憐。總計我國社會住宅約占住宅總量的0.1%，遠遠落後於日本的6.06%、韓國的6.3%（2018年預訂達到12%）、新加坡的8.7%、香港的29%。

2014年底臺北市房價平均每坪64.8萬元，30坪房價1944萬元。臺北市2013年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127萬9195元，全家不吃不喝要15.2年才能買得起一戶住宅。若以臺北市的住宅消費支出平均301,708元，占家戶平均消費支出的23.6%計算，就要64年才能買得起一戶住宅。亦即要兩代人辛苦工作賺錢才能

還清屋款。若是中、低所得家戶組就不用想買得起一戶臺北市的房子了。

爲了回應高房價的痛苦，2010年行政院推出「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在機場捷運A7站，也就是桃園龜山興建3,960戶合宜住宅（原稱平價住宅），其中5%，225戶作爲出租之用。另在板橋浮洲地區推出4,480戶合宜住宅，其中10%、448戶作爲出租住宅。雖然合宜住宅有無自有住宅及低於臺北市百分之五十分位點家庭之平均所得的申購條件，但其本質還是國民住宅的借屍還魂，不脫賤賣國家有限土地資源，無助於平抑房價；也無助於提供人民更廣泛的居住權保障。這種由國家向人民徵收土地，再以興建合宜住宅爲名，其實是將土地交由建商蓋房子來出售賺錢，僅保留極少比率供作爲出租給弱勢國民之用。此居心不良的住宅政策，很容易成爲建商與貪官勾結的標的。

於是，2014年4月底就發生桃園八德合宜住宅弊案，前營建署長葉世文收受遠雄建設鉅額賄款，合宜住宅弊端浮上檯面，無異宣告合宜住宅政策腰斬。臺灣的住宅政策又回到躊躇不前的原點。

臺灣的自有住宅率的確很高。但是，家戶購置住宅貸款平均每筆約550萬元。因此，中、低所得家戶組貸款購屋，也是一輩子背著房貸的屋奴。廣建社會住宅才能真正幫助低所得組家戶、

身心障礙者、單親媽媽、年輕人。其財源應以調高多戶住宅擁有者的累進稅率取得。

四、世代不正義

依財政部統計，截至103年11月底止，中央政府一年以上債務未償餘額5兆2,539億元，短期債務未償餘額1,000億元；平均每人負擔債務22.9萬元。我國中央政府一年以上債務餘額占國內生產毛額的33.66%。雖然，尙未超過公共債務法第4條第1項規定40%的債務上限。若加上各級政府一年以上債務餘額9119億元，則已高達6兆2658億元，國債已占最近三年國內生產毛額平均的42.51%。

此外，依行政院主計處統計102年底的統計，我國潛藏性債務高達17兆1411億，其中中央政府12兆3,684億元、地方政府4兆7,727億元。包括：舊制軍公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缺口5兆7932億，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新制2兆5826億，勞工保險基金潛藏債務8兆1034億元等最爲龐大。（詳見表5）雖然，屬於隨收隨付制（pay-as-you-go）的勞工保險與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潛藏債務可能被高估。但是，仍說明我國政府的潛藏性債務龐大。這些都是下一個世代的國民要承擔的。亦即，國民黨政府執政超過50年，用超高的退休撫卹給付來籠絡軍公教人員；而民進黨接手執政8年又

礙於立法院掌控在國民黨手上，加上來自軍公教系統的壓力，致不敢大刀闊斧改革。結果是下個世代概括承受。這就

是世代不正義。無怪乎年輕人也站出來反對現在的政府。

表 5：中央及地方政府預估潛藏負債表

項 目	102 年度			說 明
	合計	中央 政府	地方 政府	
合 計	171,411	123,684	47,727	
1. 舊制軍公教人員退休金	57,932	26,359	31,573	1. 將隨已退休可支領人數漸減少而減少。
2.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金	25,826	10,713	15,113	1. 潛藏負債主要係每年度收繳率遠低於最新精算最適提撥率 42.65% (公)、47.77% (教) 及 39.65% (軍)，如 102 年度收繳率僅為 12%。 2. 102 年度較 101 年度增加，主要係參加人數 62 萬人，新增 1 年服務年資增加服務成本等所致。
3. 勞工保險	81,034	81,034	-	1. 據勞動部表示，101 年度勞工保險原以 100 年底為基準日精算為 6 兆 7,066 億元，其在最新精算假設下，以 101 年底為基準日估算後為 7 兆 4,285 億元，本表配合調整其列數。 2. 潛藏負債主要係每年度保險實收費率遠低於精算最適平衡費率 27.84%，如 102 年度僅為 8%。 3. 102 年度較 101 年度增加，主要係投保人數 945 萬人增加 1 年服務年資所致。
4. 公教人員保險給付	1,334	1,334	-	1. 將隨已離退可支領人數漸減少而減少。
5. 國民年金	2,388	2,388	-	1. 潛藏負債主要係保險費率遠低於最新精算最適提撥率 23.18%，如 102 年度僅為 7.5%。 2. 102 年度較 101 年度增加，主要係參加人數 581 萬人，新增 1 年保險年資等所致。
6. 軍人保險	356	356	-	
7. 農民健康保險	1,485	1,485	-	
8. 地方政府等積欠健保等保險費補助款暨退休公教人員優惠存款差額利息	1,056	15	1,041	

亡羊補牢，共創社會福利國

專訪中央研究院社會所林宗弘教授

■ 劉于禎紀錄整理 · 林碧津修潤



林宗弘教授陪同美國社會學會會長、知名學者Erik Olin Wright，訪問太陽花學運的場內學生。（103.3，由左至右：蕭美琴委員、艾琳達女士、蔡宏政教授、Erik Olin Wright教授、林宗弘教授）

學者，也是勞工運動者，林宗弘教授是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副研究員、清華大學社會所副教授，是國內研究貧富差距、社會階層化及全球化等議題的學者，也是位高度參與社會的學者，從建國中學開始，到就讀台大期間，即投入勞工運動，曾經是「台灣勞工陣線」的學生幹部，時常在街頭處理各項勞工抗爭。

為了解全球化對國內社會發展的挑戰與因應，我們特地專訪林宗弘教授。訪談中，林教授提到大學所學的經濟學，教的是：經濟是有效率的、勞動市場不應有最低工資、市場不需抵制、自然會找到平衡等論述。但這套市場經濟學背後，卻是「伯雷托（Pareto）最適境界」，亦即：如果人人都不要侵犯他人權益，在市場競爭下，努力擴大自己的生產效益，全社會的效益也會變大。可惜這項前提並不存在。林教授指出，在資訊不透明、勞資關係不對等之下，現實世界裡資本主義的運作，很大一部分乃建構在損人利己、剝削勞力、將他人的損失當成自己利益的基礎上。自由經濟學派忽略了人性黑暗的一面，及資本主義體制產生的負面效應，方

才得出以上的結論，林教授反問：既是損人利己，又何來「市場效率」？

內耗式的經濟發展共業

打開報紙、電視，「拚經濟」成了近幾年台灣政治人物最愛的口號，但是最新數據顯示：我國GDP增加但勞工實質薪資下降、勞動生產力指數上揚但受雇人員報酬分配比例降低。¹經濟成長與改善貧窮脫鉤，問題出在哪裡？

林宗弘教授指出，現在的台灣是中壯年經濟體，人口結構逐漸老化，即使經濟成長比歐美國家稍微好一些，但也越來越像那些成熟的經濟體。這樣的社會原本應走向創新、技術突破、教育投資，來擴大經濟成長，不能再靠著剝削生產要素：土地、自然環境及勞動力的方式來發展。但台灣並未面對組織與技術亟待創新的需求，反而順應經濟全球化走向開放貿易、避談基本工資、引進便宜外勞，折回損人利己、剝削勞工的經濟發展老路，持續開發土地、剝削青年勞動力……。不只政府未能投資在費力、耗時又有風險的創新科技，中小企業也未將產業交由更專業、具有研發背景的人來管理，多由富二代接班。台灣社會已出現階級複製的現象，資方仍一味以老套方法降低成本、鞏固利潤，比如：一旦投資國工資上漲，公司隨即轉移到工資更低廉的國家，結果廠房規模



15世紀大航海時代是全球化的先驅。《天下全輿總圖》，據稱是莫易全於1763年模仿1418年的《天下諸蕃識貢圖》所繪。（圖文來源：維基圖庫，公共領域）

擴大，技術卻在原地踏步。

「這樣的經濟態勢，後果將是嚴重的！」林教授提出警訊，這是種內耗式的路數。他說台灣早已不是1960年代人口逐漸膨脹、勞動力願意走進工廠的年代，因為過去的內耗，才有現在少子化、環境破壞、氣爆、黑心商品等後遺症的出現，如今全民已無一倖免承受著過去壓低社會成本強行生產所遺留下來的後果，林教授反問：島上還有哪塊土地能做石化業？他以生理年齡比喻：結構面的問題不處理，台灣就像一個邁入老年的經濟體打算從事青少年活動，恰似老人跑百米一樣艱辛，不但違反健康規律，也只會圖利資方，無助於整體經濟成長及貧窮問題的解決。

向右看齊，經濟全球化的陷阱

過去二十年，台灣薪資停滯、房價

1. 聯合新聞網，<http://theme.udn.com/theme/story/6774/584868>

高漲。儘管政府祭出種種誘因、鼓勵企業加薪，但從中央到地方，雖經過幾次政黨輪替，經濟發展卻始終由「市場至上」掛帥。全球化浪潮推波助瀾下，新自由主義經濟成了主流價值，帶來了貿易成長卻也成了劫貧濟富的幫兇。

「全球化」在20世紀80年代日益蓬勃，起因於現代工業文明極度發展造成的資源短缺和生態破壞，人類意識到彼此命運風雨同舟，世界各地所發生的災難和衝突，需要全人類共同面對。於是，「全球化」許下一個美好的未來：撤除經貿壁壘，共享經濟繁榮、商品低廉、無污染的環境。

但「全球化」的發展卻證明：人類相互依存的事實，在難以抑制的人性私欲下，並不意味著同步成長。企業，才是「全球化」的贏家，更能利用資金、技術自由流通的優勢，將產業外移、創造利潤。「全球化」資本且考驗著人性，當地球找不到核化廢料存放地點時，落後地區成了首選；當消費者盲目追求低價、廉價賣場陸續開張時，勞工福利被無情犧牲。

全球化是一把兩面刃，不受規範的全球化，是否會造成差異的激化，值得省思。那麼全球化在台灣效應，所衍生出的財團化、貧窮化、少子化各項衝擊，其環環相扣的關鍵何在，林教授細

說源起，首先談到全球薪資勞動人口的擴張。

他指出，1990年代，冷戰結束、社會主義瓦解，全球各國相繼投入競爭。在此之前，依勞動力計算，生活在資本主義版圖下的人口，包括歐洲、美、加、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約為十億；1990年代以後，印度加入，中國、拉丁美洲開放，全球勞動供給躍增3倍，達四、五十億人口，各地除非洲以外，幾乎都走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這表示：由於中、低階層勞動人口增加，全球過剩的勞動力正好提供產業外移發展的誘因。

加上全球開放資金自由流動，全球化強化了資本家的掠奪能力，有更多的談判籌碼在全球攻城掠地，資本家得以挾著快速移動資本的能力，要求政府減稅、壓低勞動條件、降低環評標準、炒作土地開發，也使得企業可輕易放棄投資高科技研發產業、轉向低成本的密集勞力生產。1990年代之後，台灣勞工受到剝削、資本外移，²各項社會指標趨向惡化。

林宗弘教授分析，經濟全球化成了資本財團化，台灣也面臨財團化、政府缺乏資金管理財政赤字及解決貧窮問題，最後因青年貧窮，許多年輕人不願意生孩子而出現少子化。這是環環相扣的惡性循環，少子化讓社會內需更少，經濟成長更急速衰退。

2. 林宗弘等著，《崩世代》（臺北：台灣勞工陣線協會，2012年2月一版3印），頁129-130。

林教授提到，從過去台灣的貧窮研究得知：大部分的貧窮皆來自失業，一旦家庭主要經濟來源卻失，就會掉落貧窮線下，而勞工的失業，就構成了台灣貧窮化的現象。



圖為位於印尼雅加達的賣場。在低成本國家生產的廉價產品在全球大量傾銷。（圖文來源：維基圖庫，Jonathan McIntosh, CC BY 2.0）

那麼青年外移是否能解決問題？林教授認為，台灣近幾年的確出現人才外流。但究竟多少人能夠出走？地球上最能夠流動的生產要素既不是土地，而人口的流動也很困難，不只受限於各國移民政策，還包括遷移成本的考量，這不只換一份工作，更是換一套對健康、教育的投資方式，而一旦進入組織家庭的階段，遷移就越發困難。相對於人而言，最容易移動的是資金。因此，全球化過程中，最有利的是資本家，其次才是高級技術人才。

研究全球化的文獻，包括Thom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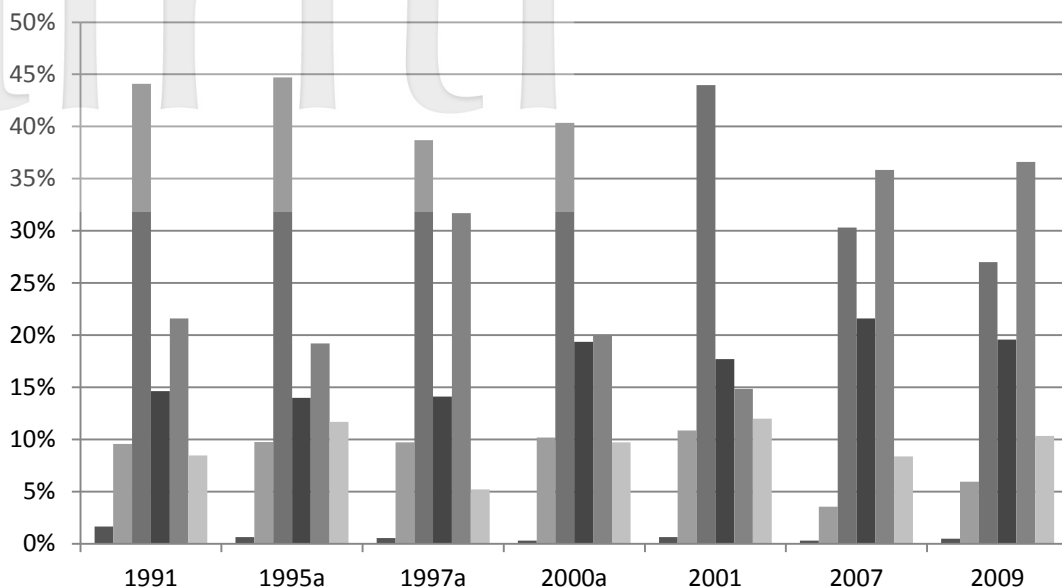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都提到，過去三十年，高端收入者所得不斷增加，他們不須以勞力滾錢，而是以錢滾錢，使得全球發展結構惡化。林教授指出，台灣在全球化經濟中，與歐洲相比，問題並不顯得特殊。歐洲同樣面臨了青年失業、財政赤字、資本外移等嚴重危機，差別在於他們仍保有高科技發展的優勢，這是台灣所欠缺的，也讓台灣處境岌岌可危。加上我們與中國使用同樣語言，有著相同的文化背景，也就更容易被中國這個大經濟體吸納進去，讓兩岸的生產價格、勞動條件趨近。林教授感嘆，對資方而言是前進大陸投資賺錢，而我們的青年勞動力卻變成和對岸削價競爭，對這個世代是不利的趨勢。

仇富反商全球化的疑慮

全球化帶來貧富懸殊加劇，³也在全球掀起對富裕階層的敵對情緒。但情緒從來就不是好信號，當反商、仇富的情緒匯聚成鉅大能量，很可能引發政治抗爭，帶來社會動盪。社會學者又如何解讀台灣的「階級衝突」、「世代分裂」？

依林宗弘教授的觀察，台灣近幾年勞資糾紛增加，自覺階級向下移動的人數增加，而自認是受薪階級的人數也不斷攀升（圖一），這反映了台灣創業機會萎縮、中小企業面臨財團競爭退出市

3. BBC 中文網，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4/01/140129_undp_income_disparities



圖一 台灣民衆主觀階級向下流動 (自認為中層階級減少、中下階級與工人階級增加)：1991~2009 (請參考林宗弘，2013，〈失落的年代：台灣民衆階級認同與意識形態的變遷〉，《人文與社會研究集刊》，第25卷第4期：頁689-734。)

場，只留下大品牌通路商。環視街頭巷尾各式連鎖商店林立，說明了大品牌在台灣的市占率高達九成。青年創業機會惡化，加上薪資與前途必須與全球勞動力激烈競爭的雙重壓力下，沒有家世背景的青年不是變成啃老族，就是成了薪貧一族，相對剝奪感遽增，對未來感到茫然。

而台灣企業又不同於歐美及日本，多非專業化經營。林教授指出，依據中研院學者李宗榮的研究，台灣目前家族企業的比例不減反增，特別是上市公司交叉持股，都是豪門聯姻。相較於其他各國，台灣也就更明顯出現了上個世代的企業家所形成的資本階級財團結構，他們擁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與貧窮化青年的關係更加緊張。這是個世代與階

級衝突交互重疊、蓄勢待發的走勢。他以2014年台北市長選舉為例，不論選前民調或選後結果，都不難看出不同階層對政治、社會、經濟、未來及各自所處的社經地位條件有不一樣的想像。

林教授不以「階級鬥爭」預言台灣的未來，但呼籲我們正視社會衝突爆發的可能性。站在分岔點，與其憂慮，更應藉此創造社會修補的機會，畢竟我們生活在同一個政治共同體，他反問：我們希望看到「被」和諧的社會，由威權體制回頭鎮壓抗爭人士？還是由全民共同經營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投入資源、社會福利改善貧富差距？林教授呼籲，擁有機會與資源的世代，不分藍綠，應該思考要給下一代什麼？是否應

該釋出資源、權利、重新安排企業接班、政治上培養貧窮家庭優秀子弟？世代問題必須有意識的解決，首先需要政治菁英、企業主有跨世代重新分配的永續觀念！

向左靠攏資源再分配？

2011年台灣勞工陣線出版《崩世代》一書，提到台灣社會的崩壞「不但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及全球化的結果，啟動的關鍵主要還是國內經濟政策與財政政策的轉變。」⁴難道我們可以反全球化？改走「左獨」路線重新分配財富？

林宗弘教授認為，談「左獨」是過於簡化的說法，更精確一點：全球化是一個政治過程，應如實觀察利弊得失，找出病因對症下藥。

全球化過程中，財團爲了自身利益操縱政治人物、選舉，改變遊戲規則。每個國家在政治上幾乎都有左右之分、窮人與富人角力之爭，但面對全球化的負面效應，林教授強調，「應站在國家的矯正功能來省思，而當政府需要回頭扮演矯正市場不公的角色時，就必須課稅。」這是目前歐美無論傾向自由派或左派的經濟學者紛紛倡議的，他們認爲：不加稅，全球勞動者都將處於削價競爭的處境。

換言之，全球各國應強化政府財政資源、擴大社會福利以調節貧富差距，

也就是擴大政府資源再分配的功能。至於貿易產業品項，林教授指出，這並非單純開放貿易與否之爭，他牽涉到各國國內可能受害的潛在弱勢群體，問題更爲複雜。他認爲台灣目前貿易依賴度已達70%，不可能閉關自守終止貿易，矯正之道，是在貿易損益間取得平衡，評估哪些產業不應開放，瞭解哪些產業開放後，會有何等政經後果與損失。

林教授回憶去年3月反服貿運動，貧富差距、世代獲益不公、國家認同與主權維護三股力量拉扯中，服貿引發台灣民衆的恐懼與反彈。很多人提到如果開放媒體中資進入，買斷各大報章雜誌、電子傳媒，許多問題將從中衍生，例如對我國人權、宗教自由、民主平等可能產生的影響。他強調，這是權衡實際情況的考量，並非意識形態之爭，試問：爲了一點經濟成長而做出價值犧牲，我們是否能夠承擔？

林教授強調，針對個別產業談服貿，有更多具體的損益考量必須涵蓋在產業的經濟權衡中。他肯定學生運動適時提醒了政府應更適切處理資源再分配、仔細評估貿易損益，絕不可因其他政治因素推銷服貿，畢竟政府應對台灣人民負責，要處理的是二千三百萬人的所得分配，以及普遍存在的貧窮問題。林教授指出，這是多年來台灣擴大自由

4. 林宗弘等著，《崩世代》，頁52。



（政府剝削，政客綁樁，約聘勞工，有冤難申）國道收費員自救會104年3月在台北市，六步一跪的自救行動。
（圖片來源：華隆自救會臉書）

貿易、削弱政府功能後，社會對公部門提高資源再分配能力、振興消費的期待，這樣的訴求源自於具體的政治經濟利益分析。

不過，徹底的財富重新分配有其風險，在資源分配與縮短貧富差距的前提下，又該如何兼顧「人性」？林教授認為，這從來就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但非黑即白的政策模式不復存在，更務實的做法是針對具體問題，就個別產業、個別領域就事論事，例如全民健康不宜交付資本主義市場機制來操作，有些領域尤需要政府一肩扛起。「的確！當平等主義政策不當時，將有礙成長，但太不平等的機制更會戕害社會」，林教授指出，理由很簡單：當有錢人只會更有

錢，窮人何必努力，當社會上缺乏激勵成長的機制，倒不如把有錢人鬥倒比較快。他舉菲律賓為例，說明在極端的貧富差距擴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動盪與階級衝突也十分嚴重。歷史上兩個極端的狀況，一是極度放任貧富差距惡化，另一是徹底的平均主義，這兩者最終都付出慘痛的代價。林宗弘教授強調，左右分立的政治光譜中仍有許多中間地帶，例如全球目前狀況最好的國家，即是相對平等卻仍實行資本主義的北歐各國與德國，做到了兼顧市場經濟與福利國家的核心價值。

把國家找回來！

翻開《崩世代》，台灣勞工陣線呼籲建設「創新福利國家」，把國家找回來！找回一個「公民參與、為民服務」的政府，能省思國家政策、產業發展和社會政策的關聯性與協調性，將社會福利和產業創新相結合。⁵

近幾年，北歐國家被公認最能迎接全球化的挑戰，成為各國矚目學習的焦點。躲過歐債危機的挪威、瑞典、丹麥、芬蘭，無論在經濟成長、社會健康與國人幸福指數上，在全球表現都名列前茅，人民平均所得高於英美，⁶財富分

5. 林宗弘等著，《崩世代》，頁218。

6. The Economist, <http://www.economist.com/news/special-report/21570840-nordic-countries-are-reinventing-their-model-capitalism-says-adrian>

配也遠比英美等國平均。⁷當然，「北歐模式」並非十全十美，這些國家的公共支出佔GDP的比重仍高；高稅率導致企業家外移；倚賴社福生存的人數，尤其移民，仍然太多；製造業裁員的規模和其他國家沒有兩樣。⁸爲了維持國際競爭力，瑞典也同樣面臨必須調降關稅壁壘、削減政府開支的壓力。不過這些國家，無論向左或向右，始終堅持走福利國家路線。⁹即使讓企業倒閉，爲照顧失業勞工，丹麥啓動了「彈性安全」系統，在簡化裁員手續的同時，政府每年支出GDP百分之四以提供生活津貼、職業訓練和就業服務給失業者，協助再度就業。¹⁰

不過，類此北歐式的社會公平是需要付出代價的，不只政府效能亟待強化，也仰賴全民同舟共濟。北歐人民幸福的代價並不便宜，他們以將近二分之一的高稅賦，¹¹換來國家提供從搖籃到

墳墓的照顧，舉凡教育、失業救濟、全民醫療保險、養老等。¹²

而當我們以羨慕的眼光投向「北歐模式」時，更不能忽略北歐國家亮麗的社會經濟表現背後，深植於歷史文化中的核心價值——平等。平等，表現在稅負和社會福利上，也在許多資深主管遠低於國際水準的薪水上；在企業組織扁平上，員工可直接和高階主管溝通；在萬一公司訂單下滑，管理者和員工共同協商解決方案上；¹³也表現在於接受與收入連動的罰單金額上（有錢人受罰「痛苦」程度應與窮人平等）。¹⁴在此平等基礎上，北歐社會發展出深廣的包容，願意同甘共苦，同意當有人因企業或社會需求受到傷害，應該照顧這些受害者；同意繳出一半的薪水去扶養無法工作的人，讓消失的那一半收入使別人過得更好。

北歐福利國家的經驗所提供的啓發

7. 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IDD>
8. The Economist, <http://www.economist.com/news/leaders/21571136-politicians-both-right-and-left-could-learn-nordic-countries-next-supermodel>
9. 瑞典2014年9月14日舉行國會大選，由中間偏左的反對派聯盟獲得勝選。瑞典執政聯盟8年來雖在經濟上表現優異，卻因貧富差距擴大、福利國家形象受損，在大選中落敗。中央廣播電台，<http://www.rti.org.tw/m/news/newsSubject/?recordId=532&p=3>
10. 台灣總工會，<http://www.tpfl.org.tw/article.php?id=1348>
11. 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Tax Revenue Statistics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REV>
12.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11, 2014 <http://www.csmonitor.com/World/Europe/2014/0511/Nordic-cuddly-capitalism-Utopia-no.-But-a-global-model-for-equity>
13. FT（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27969/en>
14. 《天下雜誌》，<http://ad.cw.com.tw/cw/europe/article01-3-1.asp>

是：高福利得以高稅收支撐，必須國人（不論階級）準備好捨棄個人短期利益以達長期福祉；而政策之所以受歡迎，不在固守意識形態，在於成效。北歐國家在1980年代較之今日更是重稅消費國，卻自1993年起因經濟成長下滑，政策開始向右傾，調降公司稅率及政府支出，進行各項福利改革，而現在的北歐即是市場機制注入國家社會福利之中。

瞬息萬變的世間，沒有一套絕對永久有效的方案，解決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佛法談中道，全球化浪潮下的台灣，當過度吹捧新自由主義對市場效率的盲目信念，導致失業人口與貧窮人口增加時，的確不妨注入一些社會改革的左派思想，刺激社會省思，謀求補救方案，期能「維護公平、社會分享與風險均攤」，共創祥和、安定的社會。 ◎

佛教弘誓學院 暑期弘法講座通啓

「部派佛教」專題講座

■課程簡介：

1. 以緣起教法為核心，以部派佛教發展的兩條路線——「依蘊立我」及「依心立我」為主軸，介紹部派思想。
2. 介紹部派佛教與大乘二大唯心論的關係。

■教 師：悟殷法師

■上課時間：

104年7/28～8/6（農曆6/13～6/22），每日五堂課，每堂課50分鐘。

■必備教材：

1. 《異部宗輪論》，同本異譯《十八部論》、部執異論》，大正49。
2. 悟殷法師《部派佛教》上、中編，法界出版社。

■報名截止：104年7月15日

■上課地點：佛教弘誓學院

■報名方式：

1. 網路報名，請至「佛教弘誓學院」網站下載報名表。
2. 以電話、郵寄或傳真方式，向本院秘書室索取報名表，並於限期內寄回。
3. 全程參加者優先錄取，非全程參加列為備取名額。

■備 註：

1. 因赴本講座而需在本學院住宿者，或因報名聞法而擬於本院安居之僧眾，敬請於報名表中註明，以方便本院安排膳宿等相關事宜。
2. 住宿期間，須隨眾早、晚課誦、靜坐、出坡。

前言

去年三一八「太陽花學運」所掀起的能量，像摧枯拉朽一般地，從中央到地方，深深撼動著台灣社會；其餘勢甚至左右了當年底的九合一選舉。

台灣佛教界面對此一歷史洪流，難道必須選定一個陣營，跟著他們來搖旗吶喊嗎？還是抱持「事不關己」心態，從頭到尾保持緘默？有沒有可能「離此二邊而行中道」，從「緣起、護生、中道」的倫理思維，作出佛法觀點的回應與省思？

太陽花學運期間，筆者即以這樣的角色來自我定位，而在臉書上撰寫了系列留言，在當時獲致眾多臉友的熱烈迴響與延伸討論。值此學運週年，台灣社會有許多回顧與前瞻的活動與論述，而《弘誓雙月刊》也推出了「『公平正義』面面觀」專輯。

感謝悅萱，在筆者公務繁重，稿債壓身的此時，將筆者的系列臉書留言摘錄成篇，好讓筆者不致成為這個專輯的

太陽花學運期間立法院周圍的示威者。（103.3.20 圖片來源：維基圖庫 公共領域）

「缺席作者」。略事瀏覽，感覺這些當日的即興之言，依然有依佛法觀點而作回饋與省思的獨特性，並不會隨著時事而成為「明日黃花」。因此欣然接受，並略致緣起如上。

104年3月24日 謹誌

解構「世代」的一合相

太陽花學運期間，媒體針對時局氛圍下了斗大的結語：「世代對立與分配正義，正在台灣社會發酵中」，但究其實，責任在誰，還得逐一檢視，不宜籠統地作世代責任的二分法！

年輕世代面對全球化與貧富差距的痛與苦、弱勢與無助，我長期任教私立大學，感受深刻，這是很大的課題！不要說是年輕世代了，連我這個年過半百的人，在大學校園裡，近十年都感受到經濟力萎縮而人口結構遽變的社會，讓體力與心力像無底洞般的被吸乾！中老世代難道就沒有勞資結構不均的被剝奪感嗎？我們真的要冷靜思考，孩子未來的工作權在哪裡？

年輕一代被冠上「草莓族」來嘲諷他們的低抗壓性，但以「世代」一詞將一群人歸為同一類，實在是忽略了個體異質性的一合相幻想。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從社會經濟的發展來看，任何已開發國家都有這種現象，因為經濟成長，父母有能力供應更好的物質條件、栽培子女受更好的教育，下一

代在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安逸環境裡，自然難以勝任藍領階級的工作，這是社會富裕後的後遺症。此外也包括個人習性與家教問題，例如在我教過的學生裡，就可以見到很大的差異性，有的吃苦耐勞，肯動腦規劃自己的人生，但有的就比較軟弱，做事不認真，因此若單純以「世代正義」來定位，可能過於狹隘。

對「左派」定位的看法

不談世代對立，學運中我們倒看到年輕人不可小覷的力量。太陽花學運雖然涉及到統獨，但並非其主軸，左獨才是太陽花的主軸，即便右獨都屈居下方，可說是徹底的左獨路線。我不懂服貿，所以堅持不針對此議題發言，但是小資的大眾，真的完全認同反服貿、反全球化的左翼思想嗎？怎能確認停簽兩岸服貿協議，將來沒有後遺症？畢竟要經過十年甚至二十年，才能看到對台灣經濟的影響，為什麼左獨到極致的太陽花學運，能夠認定完全抗拒全球化的潮流會對台灣更好？

全球化潮流的背後，難免是很多的血汗，但以佛法的訓練，必須要中道而行。當年毛澤東實施鐵幕政策，以中國之大，物產之豐富多樣，都已證明是死路一條，以台灣目前的民情，能夠拒絕全球化嗎？能夠禁得起閉關自守後，經濟必然衰退，所得必然減少的打擊嗎？

台灣是一個如此重視與全球競爭的國家，包括裡子的全球競爭力排名，以及面子的大學排名，都斤斤計較，去年台灣的競爭力退後了幾名，立刻成為批判執政黨的理由，在這種心態下可能鎖國嗎？

我個人雖然因僧侶身份，而過著類同「人民公社」的生活，其實並不贊成左派治國，而且還真擔心中共內部因貧富懸殊而引來左派復辟，帶來另一場大劫難。左派治國真的是會帶來鉅大災難，因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那種高道德標準的生活，自古真正能夠實現的場域，也只有天主教修道院與佛教僧團而已。倘若忽略了具足貪嗔癡的人性實相，而要打造貧富一致的共產天堂，其後果不但是資本家與地主、富農被鬥、被殺，就連人民也一窮二白，坐困愁城！

但宏觀而言，一個民主社會，確乎需要有左、右兩派以取得生態平衡。偏偏台灣是一個完全淪喪了左派力量的社會，再加上全球化自由經濟貿易浪潮推波助瀾，眼見房價飆漲，薪水縮減，失業率攀升，生活品質下降，連上班族也幾乎被長工時與（或）低收入，榨到油盡燈枯，年輕人更是全盤失去了「白手起家」的人生願景。

即便是年輕人，他們的階級利益也是不一致的。高收入與中產階級的孩子經常在學習過程中「贏在起跑點」，



太陽花學運進駐立法院議事大堂全景。(103.3.20 Photo credit: Voice of America, CC BY 3.0)

因此擁有國立大學低學雜費的優勢，國家還繼續在他們的校園裡，錦上添花地投入五年五百億。而中、低收入戶的孩子們，大都早已在學習過程中忙家計，忙打工，弄到「輸在起跑點」，一場學測、指考下來，往往只能申請學貸來就讀私校。

弔詭的是，照理私校後段班學生最應衝到去年學運場域，為他們的命運而作拚搏，但是他們反倒較少在學運場中現身。原因是，一到課餘，連打工賺生活費都來不及了，哪有時間力氣長期佔據國會呢？

全球化浪潮席捲之下，連體質強健的歐美國家弱勢民衆與青年，都已經在打擺子了，台灣的弱勢民衆與青年，焉能倖免於難？台灣早已是貧富益趨兩極的M型化社會，大家的苦日子還很長，過苦日子的人還很多。而天天被繁重公務「榨」到筋疲力竭，已無力氣投入社運的我，對弱勢的受剝奪感，已不祇是

「感同身受」，而亦是「親身體驗」的了。因此我早已預見：台灣民衆與年輕世代，早晚會與歐美諸國乃至泰國一樣，奔騰爆發出他們的狂吼與怒氣！

「左派掌權必成右派」的歷史輪迴

台灣的兩大黨，基本上都是右派！而且任一政黨的政治明星，即便最初問政之時，形象萬般清新，有一點為弱勢工農發聲的左派理想，然而一旦受到了基層民衆的強烈愛戴，財團就會立刻在他們身上，作出鉅額投資。這些政治人物往往在不知覺間拿人手軟，也就在不知覺間成了財團喉舌！

看到去年民衆簇擁的學運領袖，讓我不禁想起野百合學運領袖馬永成，當年大鵬展翅，意興風發，而今安在哉！我不免想到「左派掌權必成右派」的歷史輪迴，不知這些同樣在大鵬展翅而意興風發的熱血青年，未來是否可以倖免於財權誘惑的歷史輪迴！

那些極少數的左派人士在絕望之餘，往往又以幻想中的共產黨，作為他們的精神支柱，殊不知他們的精神支柱，早已蛻變成了大右派與太子黨！去年的學運，我最難過的不是服貿爭議，而是不捨得看到烈士們，心甘情願地走上革命祭壇，用其性命鮮血來澆灌虛幻的革命花朵，將來他們必然會在忠烈祠，見證到「左派掌權必成右派」的歷史輪迴！

對「恐共」與「反中」的觀察

這些年看著台灣公民運動風起雲湧，一直到九合一選舉，偏左路線崛起，去年紛擾不休的服貿協議，對台灣是否利大於弊，暫且不論，但掀起這麼大的反抗，和難以了斷的「中國情結」不無關係。

在中國的全球戰略考量上，台灣不是其首要敵人，事實上連敵人都不是，只有收編不收編的問題；反而對台灣而言，中國經常會被視為「最大的敵人」。照理說，在政商合流而右派獨大的社會裡，左派真的不能沒有力量，然而台灣在長期恐共的歷史背景中，早已失去了左派力量的制衡！我們鄉間有一種草，很容易拓開，紮根既深且厚，要挖除它，煞費時間力氣。而挖除時只要有一小節掉落土中，沒過幾週，就又拓出一大片來。鄉民不知其學名也就罷了，竟連俗名亦已全忘，只知它叫作「共匪草」！可想而知，台灣民衆對共



立法院議場內的學生堆疊椅子以阻止警方進入。
(103.3.20 圖片來源：Photo credit: Voice of America, CC BY 3.0)

產黨的厭惡與恐懼，已有多深多重！

反服貿者是左傾的，但既然名為左，理應更向共產主義靠攏，卻又如此「恐共」，而且連帶「反中」，看似弔詭，其實是可以同理心善解包容的。然而所有中國人都是一個模子嗎？我們對「中國人」要堅持一體從同的「自性見」嗎？為什麼一個一個善良可愛的民衆，加在一起就變得很可怕？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中國人」之中，也有很多很善良的民衆，以佛法的角度，不應從「中國人」此一集合名詞中生起「一合相」，而歧視所有的中國人。不要因「恐共」而「反中」。激情的民族主義一旦被煽動起來，這種深重共業，可真不是我們能夠背負得起來的！

去年學運期間，友人轉來這篇來自海峽彼岸的佳文：〈「小妹感嘆」台灣不是第二個香港，是第三個上海〉（<http://www.advertisingfan.net/2014/03/the-third-shanghai.html#.UzFTYf98M-c.facebook>），如此客觀而溫厚，跳脫



拿著向日葵的示威者。（103.3.20 Photo credit: Voice of America, CC BY 3.0）

「泱泱大國」的本位思考，設身處地看待台灣衆多人民的「反服貿」情結。讓我看了非常感動！尤其最後一句：「最重要的是，不要去傷害與你同樣是台灣人，只是意見不合的人。因為你們都沒錯，愛台灣的方式不一樣。」讓我感觸良深！

「愛台灣」的方式不一樣

我有一位朋友，是從中國大陸嫁來台灣的企業領袖，她是鐵桿泛藍，馬總統的死忠支持者，力主台灣爲了經濟利益，必須開放賭場，而我則強力反對台灣開賭。她依總體經濟原理，最爲痛恨「打房」，但我總擔心房價與地價過高，會讓民不聊生。她基於企業生存與壯大法則，絕對是「扶強而不扶弱」，我基於佛陀護生理念，當然是「願同弱少抗強權」。

照理兩人想法與風格南轅北轍，應該極不「對盤」，但我們之間仍不失其深厚友誼，因為我們都知道：彼此意見雖然不同，但那只是彼此「愛台灣的方式不一樣」。

她有一次在閒談中提到：俄國某大公司擬向台灣某大公司訂下一筆數以億計的鉅額訂單（金額？已忘。訂啥？已忘。可能是面板訂單之類的吧！）原已大體議定，沒想到竟被韓國三星以略低的價格攔腰劫走。她義憤填膺，決心要幫該大公司將訂單「奪回」。於是她想



警方驅離行政院外的示威者。（103.3.24 Photo credit: MrWiki321, CC BY 3.0）

到了一個「撇步」，請那幾位俄羅斯簽約人到pub喝酒。她說：「俄羅斯人喜尚喝酒，黃湯三杯下肚，啥都肯簽。」於是她把上好伏特加，以及她從巴黎帶來的上好紅酒悉數帶到pub，帶著兩位人高馬大的助理，與那幾位俄人一整晚你一杯，我一杯地杯觥交錯，把對方灌醉，然後請助理取出合約，請俄人應允改簽（天啊！她以此「撇步」，硬生生把那數以億計的訂單給搶了回來）。

凌晨助理扶她回到寓所，她一進門就腿軟跪地，連站都站不起來了，四肢齊動地「爬」到盥洗室，抱著馬桶猛吐不已。

這段杯酒搶回訂單的陳述，令我咋舌不已！馬總統的話：「如果我們的服貿協議通不過，最高興的就是韓國。」與她的口氣簡直如出一轍。

更讓我吃驚的是她的民族主義——只要一講到韓貨或是「三星」，她就痛恨不已，甚至不准其公司主管與員工使用三星手機。她最氣憤台灣人「哈

韓」，理由是：「韓國人直拍中國馬屁，但是十分欺負台灣人！」她是「陸配」，竟然不是怡然接受韓國人的「拍馬屁」，而是為台灣人被「欺負」而義憤不已！

這位「鐵桿泛藍」的大陸女士，雖然其行事作風與我南轅北轍（我早已在佛法的熏習下洗面革心，從「民族主義」陣營悄然退場），但我得承認：她真是比我還「愛台灣」啊！

不准「不表態」，還不准「表錯態」的心靈綁架

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對於街頭上演的抗議活動，我更擔心的是「自以為義」的現象，把自己的立場定義為「愛台灣」，把不同立場定義為「賣台」或「漢奸」，甚至連保持沉默的人，也被強烈攻訐。這比「反服貿」或「贊同服貿」更令我強烈質疑！因為社會發展至此，台灣人有臉書與沒臉書，其實已經差別不大！許多人在群眾狂熱的氛圍中選擇「噤聲」，但他們竟然在號稱「民主」的社會裡，求其「不表態」的自由亦不可得！

老實說，我個人也未必同意佛教界一向以來的許多政治表態，只是對「一言堂」的肅殺氛圍，我會有很高的敏感度！我不是從大師們的「個人修為」或「政治正確」來看待此一問題，而是主張：民主多元的社會，只要不是發出製



立法院休息室內示威者。(103.3.22 Photo credit: tenz1225, CC BY 2.0)

造仇恨的言論，其他，要給人「不表態」與「表錯態」的餘地！

台灣的政治場域，幫派性太強，雖然沒有文革那麼血腥的武鬥，但法西斯式文鬥依然慘烈，宗教界甚至沒有不參加的權力。不表態就是專制政權的沉默幫凶，表態就是「風動？幡動？」不准人「不表態」，還不准人「表錯態」，否則就是這樣的後果！

蔣家政權的白色恐怖容許人「不表態」，卻絕不許人「表錯態」，尚且留下那麼深重的仇恨與傷痕；而文革時代的紅色中國，人們根本沒有「不表態」與「表錯態」的餘地，在鬥爭大會中，你必須將心一橫，跟著群眾喊打喊殺。台灣的民主自由，是多少前輩用性命鮮血換來的，我怎忍心南榕先生所主張的「百分之百言論自由」，到後來變調了呢？

政權是否「通共、賣台」？這就讓執政者自己去面對、辯解。但服貿議

題涉及的是不同產業的利益，沈默民衆或贊同服貿者絕對不會接受「通匪」指控。看我的臉書可知：很多人反學運，但他們絕非黑道，他們確實也是「愛台灣」的人，但就是拒絕站出來支持學運。而台灣社會的可貴正在於此，否則一不小心，又會淪入蔣家政權白色恐怖的邏輯：「不是同志，就是敵人。」

修行人若只爲了維護自身利益，而選擇「不得罪人」的冷眼旁觀，那依然是有「俗情」的！「俗情」與「聖解」的差別，在於當事人有沒有用一顆「無私」的心來看待週遭事物！

一到梅岑渾不憶，爐香經梵自晨昏

學運落幕了，對社會的衝擊仍在延燒，回想清末民初俠情奔放的革命僧太虛大師，從時代所引起的浪漫革新行動，漸漸看清真相，不禁吟出「潮流滿地來新鬼，荊棘參天失古途」的痛切之句，最後選擇飄然遠颺普陀，並留下如是千古絕唱：

「芙蓉寶劍葡萄酒，都是迷離舊夢痕。大陸龍蛇莽飛動，故山猿鶴積清怨。三年化碧書生血，一劍成虹俠士魂。一到梅岑渾不憶，爐香經梵自晨昏」。

歷史總是一再重演，「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僧侶紀律與性別歧視

■ 釋昭慧

威拉杜 (U Wirathu) 是緬甸右翼佛教僧侶，曾因煽動反穆斯林暴力，入獄將近十年，元月十六日在仰光舉行的公開集會中，竟然以粗鄙言詞，稱南韓籍聯合國特使李亮喜 (Yanghee Lee) 為「妓女」。原來，聯合國大會表決要求緬甸政府，給予信奉伊斯蘭的少數民族羅興亞人以「公民」資格，而這場仰光集會的目的，是在批評聯合國干涉緬甸事務。聯合國呼籲緬甸政府，應譴責這種「煽動仇恨」的言論。緬甸政府表示，已對威拉杜演說展開調查，但暗示不太可能對他採取行動。

無論何種身份與地位的人，只要是發出了仇恨性言論，即便事屬「告訴乃論罪」，政府也應予以道德譴責。然而右翼民族主義僧侶竟然運用民粹力量，讓緬甸政府投鼠忌器。

筆者認為，緬甸僧團為了自清門戶，應立足於「非暴力」的佛法精神，主動介入此一事件。僧尼對自己的道德要求，一定要比一般人更高，此所以佛陀對僧尼制訂了一系列高道德標準的言行規範，名為戒律，義為「調伏」(vinaya)。這些規範，事關僧尼的品行、僧團的紀律與社會的觀瞻，僧團若未依諸規範維持綱紀，往往導致僧尼失格、僧團亂紀與社會反感。

緬甸有威拉杜這樣一號人物，肆無忌憚以煽動宗教仇恨，他難道是沒有僧團管制的獨行僧嗎？倘若不是，他必然是寄籍在某個緬甸僧團之中，然則那個僧團即應依於戒律，對他明顯違背戒律的鄙言惡行，予以嚴厲懲誡，乃至驅出僧團。

就在十二月間，還有另一則新聞，即是泰國有一位西方人傑夫 (Jeff)，在搭乘曼谷往彭世洛府的電車上，因為答應要求換座位的一對姊妹，便詢問是否能與對面熟睡的比丘坐一起。但因為該比丘不懂英文，說了一連串傑夫聽不懂的泰語，他只好說「fine」。偏偏英文fine的發音，與泰國水牛的發音「kwai」相當類似，且若在沒有水牛在身邊時，這個單字則有罵人「笨蛋」的意思，因為語言隔閡，比丘誤以為被罵「笨蛋」，於是連賞了他三個耳光。



緬甸僧侶威拉杜 (U Wirathu) 被《時代雜誌》以佛教恐怖分子稱之。(網路照片)

這種「語言隔閡」的遁詞，實在令人礙難接受。該比丘顯然情緒管理出了問題，應該接受僧團的懲誡與矯治。然而同樣地，在這則新聞裡，筆者也沒看到該比丘受到警方處分或是僧團處置的後續新聞，反倒是那位莫名其妙挨耳光的西方人，不斷強調他很「喜歡泰國」。

威拉杜的粗鄙言論，一般可能聚焦於右翼民族主義的問題，其實此中尚有嚴重的「性別歧視」問題，值得關注。宗教很有可能是歧視性言論的「受害者」——特別是性別歧視。例如：社會上對出家女性不懷好意的無聊人士，喜歡對比丘尼用「尼姑」二字辱之慢之。但是倒過來看，宗教又常扮演著歧視性言論「加害者」的角色。

雄性暴力無所不在，即便在有秩序的社會裡，鮮少人敢公然觸法以行使性暴力，但市井鄙夫往往堂皇展開國罵，盡情宣洩而不以為恥。

照理說，袈裟與教袍，意味著言行的節制與心念的清理，但依然無法保證雄性暴力的消聲匿跡；相反地，男性僧侶往往將女性予以妖魔化，企圖以此手段，斬除性誘惑所騷動的心魔。偏是古代擁有經典結集權與解釋權者，大都是男性僧侶，因此歧視女性的言論，往往堂皇載諸聖典。既然假諸「佛說」或是「天啓」，僧尼、教士與信眾往往理性繳械，這時宗教已成推行性別正義最大的一顆「絆腳石」。

性別歧視的僧侶，往往習於宰控或凌駕女性，這使得他們在逢遇女性菁英時，因為無法宰控或凌駕對方，而感到渾身不自在，有的甚至刻意貶抑或羞辱對方，以求取一點可憐的安全感。因此，威拉杜公然將聯合國女特使貶為「妓女」，此事絕非偶然。充斥男性沙文氣息的佛教僧團，實不宜作壁上觀，而應從根源上痛加省思，徹底摘除心魔，才能真正體現「眾生平等」的佛陀教旨。

一〇四、一、廿三於亥大養息齋

——刊於一〇四年一月廿七日《蘋果日報》

政教關係，真是難解難分！

■ 釋昭慧



大陸海協會長陳德銘（左）與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右）在慈濟台南靜思堂與證嚴法師（中）會面。（103.12.14，慈濟網站）

臉書留言錄（之二〇八）

103.12.13

慈濟以大規模陣仗接待大陸海協會長陳德銘（<http://udn.com/NEWS/MAINLAND/MA11/9123886.shtml>）。

教宗以「顯而易見」的原因，回絕了達賴提出與達賴喇嘛見面的要求（<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1213001444-260408>）。

而兩者都不約而同地考量到「中國」。

即便是爲了所謂「更大之善」，例如：慈濟一心想要「人道救援」中國大陸的災民，教宗一心想要改善中國大陸天主教的處境，但都不能不面對世人的質疑：需要用這樣的方式來與中國政府打交道嗎？他們也得面對哲學性的詰問：爲了所謂「更大之善」，應該容忍自身言行上的「道德瑕疵」嗎？

例如：「兩岸一家親」之語，即便彰顯了宗教的廣慈博愛，又如何能不讓人作政治性的解讀？法師的慈悲心，看到的只是衆生苦難，當然不會受到國族、疆域的羈絆。既然要在中國大陸成立境外第一個慈善NGO，慈濟豈能採高姿態，「拒絕」接待這些來自大陸

的官員？然而無可避免地，鄉民的飆罵與羞辱，就成為法師因「不捨眾生」而必須扛負的枷項。

又如：面對同屬世界宗教領袖的達賴喇嘛，教宗竟然可以「回絕」其求見，教廷還大刺刺公諸世人！令人不禁質疑：教廷難道不能私下婉轉地，向達賴喇嘛說明彼此無法會面的苦衷嗎？公開「回絕」之所以令人側目，讓人感覺：爲了特意向中國示好，竟拿達賴喇嘛來當墊背。看來教宗也只能爲了「更大之善」而公開失禮了。

兩位宗教領袖都是我深深尊敬的宗教領袖，我深信他們在觸及「中國」議題時，都有深深的「不得已」——一位沒有「接見」的自由，一位沒有「不接見」的自由。

廣慈博愛的宗教組織或人道救援組織，尙且不得不爲「更大之善」，而在政治夾縫中屈就現實，那麼商人呢？政客呢？公會（工會）呢？學者教授呢？升斗小民呢？無怪乎「人權」聲量極其微弱，真的是「良有以也」！

廣慈博愛的宗教邏輯

【跟帖回應】（之一）

Moya Tseng：

有志工解說就算是有大陣仗？我上次帶人去大愛台參觀也是有數位志工陪同解說，那也算大陣仗了喔？原來大愛台對我跟陳先生一樣重視啊！我到花蓮

要找幾個處室請教，連高專和主任都出來了，所以慈濟把我當成比陳先生還高的等級在接待了？

要知道，證嚴上人此刻並不在花蓮，真正的大陣仗，此刻正在全省進行感恩全省慈濟人之行。證嚴上人離開花蓮有好幾個星期了。

證嚴法師「心行平等」，不是兩岸一家親，是對待全世界都一樣親。泰國衛生署長來台灣隨師也是最後一刻被泰國電召回去才給予皈依。

這些媒體的新聞記者真的是小鼻子小眼睛啊！只會用想當然耳的論點昧於現實創造虛假來推論，營造錯誤的輿論。

鄭文龍：

爲了虛無飄渺的「更大的善」，而接納「惡」，本身就是「惡」！平等對待「大善」「小善」，才是真的善。政府做壞事，都是用虛無飄渺的「公共利益」，當做做壞事的藉口。難道，宗教界也要用同一個手法「更大的善」，來當爲惡的藉口了嗎？不解！

釋昭慧：

Moya Tseng，我非常贊歎你站出來協助慈濟官方，澄清「大陣仗」的真相，並點出「對待全世界都一樣親」的佛法高度。我認爲：以法師的高度，她默爾無言是她的風度，但倘若慈濟「官方」不毅然出面逐一澄清，就永遠讓他

們親愛的上人，被當作萬箭穿心的箭靶！

至於文龍律師所述：「接納『惡』，本身就是『惡』！平等對待『大善』『小善』，才是真的善。」這又是另一個值得推敲的命題！

「最大化效益」原則的效益主義，本非義務論倫理學家之所能認同；但進入操作面，如何在有限時間與資源的情況下，平等對待「大善」、「小善」？就不能徒託空言。

「爲了虛無飄渺的『更大的善』」，這更非公允之論。人家都已舉出實例證明：多少衆生因慈濟而受惠，這時還說它的「更大的善」是「虛無飄渺」，是很難說服明眼人的。

而在廣慈博愛的宗教邏輯裡，接納「惡」，目的就在轉化其「惡」，並減少其「惡」之爲害衆生，這種行爲也未必就等同於「惡」。否則雨果《孤星淚》（《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裡，神父接納塞萬強，又作麼生道？倘無神父之接納，惡徒塞萬強會轉化其生命而成就後來的大善嗎？還是應讓塞萬強繼續爲惡，惡貫滿盈，然後被拖到刑場斃命了事？

還有，「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地藏菩薩，豈不更成了頭號「大惡」！

慈悲門中「安心」與「伏心」的典範

【跟帖回應】（之二）

最後講點我對證嚴法師的感言：

法師以宛如風燭的瘦弱身軀，悲天憫人的無私情懷，扛負著苦難者的深重共業。面對世人對她萬劍穿心的惡言荼毒，一如面對油安事件殃及慈濟一般，她一貫的回應就是「無言」！其實她大可以少愛衆生一點，多愛自己一些。也就是說，她大可以讓衆生自行面對業力的煎熬與共業的牽扯，做個一旁涼快的「無事人」，大可不必聚財濟弱，自身生活刻苦如斯，還遭致「善霸」的惡名。

但眼見她面對惡言荼毒，依然甘之如飴，而毫不退轉於菩薩道，何以故？

劉鶚於《老殘游記》書中自敘：「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國家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宗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

我認爲：法師對衆生的用情太深！「問渠爲何放不下？蒼生苦盡那時休！」衆生之苦，才是真正讓她「哭泣愈痛」的天大地大之事，其他惡言冷語，她全不放在心上。

當然，這也就註定了不知「同仇敵愾」之爲何物的法師，要爲衆生而接受「萬劍穿心」的命運！

《金剛經》的大哉問：「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在她身上，我看到了慈悲門中善能「安住其心」與「降伏其心」的典範！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跟帖回應】（之三）

宋餘暉：

請問法師，那是否對於這種惡人也可以學孔子的方法，不見人但又讓該人知道是故意不見他來達到教育的方式呢？

釋昭慧：

餘暉居士，我認為，假使沒有「救濟中國災民」的包袱，法師可以使出比「不見人但又讓該人知道是故意不見他」更瀟灑的策略，比如「鳴鼓而攻之」！

宋餘暉：

唉，了解～這樣真是兩難！

釋昭慧：

在一個「仇富」又「仇中」的社會裡，得先「安然自處」，否則自己會先「滅頂」！法師一定也知道，但是，誰教她放不下衆生呢？這就是她的「罩門」！

Jia-Fong Lue Lue：

慈濟自己有大愛電視臺，有能力為自己釐清發聲，至於中共對宗教的態度很清楚，任何足以鼓動群眾的團體與勢力，都必須在其嚴密監控下運作，這一點目前與可預見的將來沒有改變的可能。

釋昭慧：

Jia-Fong Lue Lue，你的後半段對極了，中共對宗教的態度很清楚，一切都在「統戰」的算計之中。但你的前半段可就說錯了。可曾注意大愛電視，從不為慈濟政策乃至證嚴法師受辱，作出辯解的「超然」態度嗎？

各位不用感謝我，我只是碰到假日，在工作之餘抽點小空，發抒一己之深慨焉！平時自己都被案牘壓到快「滅頂」了，對那些肆意羞辱法師乃至仇佛之言，即便再不以為然，也只能「默爾無言」！

李筱峰：

想起證峰法師林秋梧的境界——「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抗強權」，慈濟勉乎哉！

釋昭慧：

筱峰教授：證峰法師境界，正是我人自期之目標。但我發現家大業大就註定要綁手綁腳，因為有此覺悟，想要鬥強權的我，早已矢志不擴充家業，讓學團維持小而美的規模，以免一旦被強權反撲時，株連太過慘烈。但也因此，我所能做之事極其有限。最起碼面對天災，我就感覺束手無策；即便英勇挺進災區，還會構成別人接待的負擔。

而慈濟為救衆生而弄到家大業大，每天在台灣，光是常態性濟助者就有七萬人，災難救助還不算在內，這已註定了它成為最大弱勢團體，連自保都困

難，眼睜睜看著他們親愛的上人被羞辱至此，竟還默爾無言，遑論與強權相鬥？可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最後我才有此覺悟：公益與社運團體要互補而先勿互鬥，否則正中當權者之下懷！

鄭水萍：

宗教有其本質。本質有其核心信仰價值重要。但對外、對內產生宗教社會學、宗教政治學，大半信徒不知也不在乎。領導人菩薩道卻不能不修此學分。還是回去無一物，獨善其身嗎？

釋昭慧：

水萍先生，那些教授宗教社會學的宗教政治學的學者，大都是我的同行，學院派的人，未必了解其中棉角（包括每一時空多方角力與恐怖平衡的差異性與因應之道），有時難免紙上談兵，隔靴搔癢！這與「回去無一物」一點關係也沒有，若證嚴法師是「獨善其身」，也就不會招惹這些麻煩了。

總之，人都是有限的，團體也是有限的，在口頭與紙上向人求全容易，問題是：自己又能做到多少呢！

張裕銘：

能夠作到如天地般的平等包容，等視一切無不呵護而默然無言，上人的德行實在讓人敬佩！

釋昭慧：

裕銘居士，這真是對證嚴法師的知音之論啊！您此時之善語，對慈濟人是

雪中送炭！

張裕銘：

法師說到雪，對照這幾天的冷，不禁想起太陽的溫暖，平時對太陽刺眼與燄熱的厭惡，一到冬天就讓人懷念了祂的溫暖，人情如此，而太陽豈有差別？善惡之舌何可久？慈濟人不須要人家雪中送炭，倒是人心還是須要點燈。

釋昭慧：

雪與太陽的譬喻妙極！但慈濟人大都是凡人，有您這樣溫暖的鼓勵，她們真的會有三冬送暖的感受，特別是在她們親愛的上人受辱的此時，您的愛語，她們是會點滴心頭的。

而人心須要提點一事，我的感觸甚深。有時人們只是被一些惡毒謠言之所蒙蔽，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論之所導引，而對慈濟產生了莫名的反感與仇恨。這時若有適切提點，依然可以減緩這些惡言、惡念所交織感染在網路間的龐大共業。



法式「世俗性」(Laïcité) 無關宗教的言論自由？

■ 林碧津

今年一月初，國際間出現了一則令人擔心的標語：「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似乎捍衛「言論自由」的人，就必須往這個陣營靠攏。如同人類发明的其他語彙，這個標語有太多掩飾，很難完全明白真實的用意。

說「用意」，不是「含意」，因為可為特定人士所「用」，用之不當，一則漫畫引發的槍擊事件，可能繼續發酵，釀成國際間文明與宗教的衝突。

「我是查理」在激進份子對《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後簡稱《查理》)恐怖攻擊後迅速凝聚群眾情感，在1月11日巴黎空前絕後的大遊行中，滲出濃濃的政治味，與「民主」、「共和精神」、「反恐」畫上等號，連《查理周刊》的倖存者都不全表認同。¹至於單純捍衛「言論自由」的人士，是否也概括接受《查理周刊》猥褻諷刺的風格，甚至「有權褻瀆」的宣示，恐怕也見仁見智。²

不過，言論自由的精神就在各自表述，可以「是查理」，或「不是查理」，或在「查理」標語埋入各種元素。只有誠實，才能還原真相。

討論「查理事件」引發的「自由」與「信仰」孰輕孰重，一旦和法國嘲諷文化傳統牽扯不清，會誤認兩種價值勢不兩立，其實不然。正如歷史學者François Huguenin投書「費加洛報」(Le Figaro)指稱：「盲目推崇言論自由……掩蓋了問題的根源不在思想表達自由，而在表達方式。」「查理

1. *Unanimité des hommages à « Charlie » : un « contre-sens » ?* Le Monde, 10/01/2015, in http://www.lemonde.fr/societe/article/2015/01/10/unanimite-des-hommages-a-charlie-un-contre-sens_4553578_3224.html

2. 遊行隔天，周刊法律顧問Richard Malka接受訪問時明確宣示：「『我是查理』的精神，包括有權褻瀆。」*Charlie Hebdo, c'est "le droit au blasphème"* (Malka), Le Figaro, 12/01/2015, in <http://www.lefigaro.fr/flash-eco/2015/01/12/97002-20150112FILWWW00123-charlie-hebdo-c-est-le-droit-au-blaspheme.php>



查理事件召喚了一大群高喊「我是查理」的各國民眾，然而如不能審慎思考這些問題，後續政治效應將極有利於極右派的崛起。（圖片來源：Miguel Discart, CC BY-SA 2.0）

式幽默」，不見得受人人青睞，1992到2014年，《查理》挨告的次數就大約50件，³抨擊多來自極右派人士、媒體同業、天主教組織、伊斯蘭教團體及法國傭兵Harki等。⁴

法國境內支持或反對《查理》的陣營各自提出不同理由。支持者依於法國政教分立的憲政文化，亦即共和精神的

基石——世俗性 (la laïcité)，⁵主張言論尺度不該設限於難以界定的宗教敏感度；反對者基於權責對等，強調真正的自由來自理性的思辨，不應將譏諷偽裝當人權，無限上綱。世俗性，在反對陣營眼裡，恰是「宗教歧視」的罪魁禍首。

法文laïcité，世俗性，或譯為「政

3. Damien Leloup et Samuel Laurent, « Charlie », *Dieudonné... : quelles limites à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 Le Monde, 14/01/2015, in http://www.lemonde.fr/les-decodeurs/article/2015/01/14/de-charlie-a-dieudonne-jusqu-ou-va-la-liberte-d-expression_4555180_4355770.html#O4Hl3tgfCxdHuuw2.99

4. « Charlie Hebdo », *22 ans de procès en tous genres*, Le Monde, 08/01/2015, in http://www.lemonde.fr/societe/article/2015/01/08/charlie-hebdo-22-ans-de-proces-en-tous-genres_4551824_3224.html#rzye4bYacIyOkK54.99

5. 劫後餘生的《查理周刊》，1月14日特刊有一段來自編輯部門的心聲。以「還會有『是！不過』嗎？」（*Est-ce qu'il y aura encore des « oui, mais » ?*）為題的社論寫道：「唯有『世俗性』，方能保障平等、自由、博愛精神的實踐……弔詭的是，也唯有『世俗性』才能保障信徒與非信徒之間的和平共處。」原文：*Elle (la laïcité) seule permet, parce qu'elle prône l'universalisme des droits, l'exercice de l'égalité, de la liberté, de la fraternité, de la sororité... Elle seule permet, ironiquement, aux croyants et aux autres, de vivre en paix.*

<http://blogs.mediapart.fr/blog/monica-m/240115/ledito-du-charlie-hebdo-du-14-janvier-oui-mais>

教分離」，原指教權與政權分離，避免「以教領政」或「以政領教」，擺脫始自中世紀的教會俗權控制，賦予人民信仰自由。法國漫長的政教權力對抗，直到1905年頒布「政教分離法」，⁶才正式終結。因為這段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法國社會雖不致反宗教，卻普遍對宗教漠然。而laïcité在政治及社會上的應用，也就逐漸走向「去宗教化」，適用範圍之廣，遠超出原有政教權力的概念。

由於受到法國強烈世俗傳統的牽扯，「言論自由」在法律保障下，並不獨立看待宗教表述，實踐上難免引起倫理、道德、社會正義的爭議。如果說法律是一個社會經過理性思辨，將倫常化爲規範，以規制人與人、事、物及外在環境的關係，那麼法國詮釋言論自由與宗教關係的相關法規，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這個社會的人心取向。

2007年，《查理週刊》因先後刊登三幅穆罕默德的漫畫，包括那幅先知頭巾頂著點燃引信的炸彈，遭伊斯蘭組織提告，爭訟一年後法院駁回，理由是：「在一個世俗、多元化的社會，尊重不同信仰和擁有批評宗教的自由，同等



從政治到宗教議題，「查理式」諷刺風格向來備受爭議。（網路圖片）

重要。」⁷但1984年，法國電影《聖母頌》（Ave Maria）海報被禁，畫面是個被綁在十字架上的年輕半裸女子。法官裁決：「以十字架作為意象，刻意炒作，張貼在公眾必經之處的廣告方式，構成了對信仰深處毫無意義的嚴重侵犯。」⁸兩案判決的差異在於前者被認為僅針對基本教義極端份子，「無意冒犯全體穆斯林」，後者則因海報立於公眾必經場合，「強迫人非看不可」。

6. Loi du 9 décembre 1905 concernant la séparation des Eglises et de l'Etat, <http://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Texte.do?cidTexte=JORFTEXT000000508749>

7. 原文：Dans une société laïque et pluraliste, le respect de toutes les croyances va de pair avec la liberté de critiquer les religions, quelles qu'elles soient. http://www.liberation.fr/societe/2007/03/23/proces-charlie-les-caricatures-de-mahomet-relaxees_88293

不同於鄰國德國，「褻瀆宗教」的罪行在法國無法成立，想依此控告《查理》不敬，比登天還難。法國禁止言論自由濫用的前提，包括煽動仇恨、反猶和鼓吹種族主義等，但不包括褻瀆神聖。宗教自由的維護，也就無法擴及教義、象徵符號，只能與上述理由結合，才能獲得保障。

其實漫畫作為「去神聖化」的手段，《查理》還是《切腹》(Hara Kiri)時，就因為拿「神聖」不可侵的戴高樂將軍之死開玩笑遭禁，才有今日的《查理》。重新出發的《查理》依然是無可撼動的左傾無神論者，難以體會虔誠信徒之於宗教的認知及內心經驗。

槍擊事件後，有人說，如果法國只有「法國人」，有著共同歷史文化背景（指嘲諷文化傳統！），慘案就不會發生。但在IT全球化的今日，國界擋不了言語思想漫流，何況法國境內有五、六百萬穆斯林，兩名犯案的暴徒正是受到激化思維召喚的移民子弟。

在這起事件中身亡的《查理周刊》發行總監Charb，2012年接受《世界報》

(Le Monde)專訪時，曾經說過：「我寧願站著死，決不跪著苟活。」⁸迎向威脅談堅持，令人動容！對《查理》的漫畫家而言，一則幽默的諷刺漫畫勝過千言萬語，是民主的見證！不過，語言，使人類意識息息相通，帶來和樂，也能帶來仇恨！誠然，任何理由都不能合理化恐怖攻擊行動，「查理事件」且交織著法國難解的移民政策，但言論捲起的傷害讓我們不得不冷靜思考：冷嘲熱諷是否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使人痛苦」，豈是這項基本人權得來不易的目的？表達理念難道沒有更好的方法？

也是法國一句諺語：「C'est le ton qui fait la musique」，樂章由音調譜成，引申之意：同樣一件事如果用不同的方式表達，聽者的感受將會大不相同！

8. 原文：La représentation du symbole de la croix, dans des conditions de publicité tapageuse et en des lieux de passage public forcé, constitue un acte d'intrusion agressive et gratuite dans le tréfonds intime des croyances. <http://tempsreel.nouvelobs.com/charlie-hebdo/20150120.OBS0346/une-liberte-d-expression-a-deux-vitesses-7-questions-pour-comprendre.html>

9. 原文：Je n'ai pas de gosses, pas de femme, pas de voiture, pas de crédit. C'est peut-être un peu pompeux ce que je vais dire, mais je préfère mourir debout que vivre à genoux. http://www.lemonde.fr/actualite-medias/article/2015/01/07/charb-je-prefere-mourir-debout-que-vivre-a-genoux_4550759_3236.html

2013.5.13~17

■ 劉宇光

哥廷根的四日
——
萊城日記之二

哥廷根的現代漢傳佛教工作坊，本來是三日兩夜的，但最終去了四日。

哥廷根同志大本營

在哥廷根開會的所在會館本身就是一個故事。會議是在林邊學舍（Akademie Waldschlösschen）進行，這是個由一幫大學男同志組成的團體所建立的場所。因為只有我是一個人由萊城坐車過來，所以比其他同志早到，接待我的那個德國胖男生，幾乎把「我是同志」四個字寫在臉上，這種體胖同志在同志界，稱作terry bear（熊啤啤），他講話如粵俚的所謂「八婆」似，很多大媽把手指揚來揚去的動作及忽然尖了上去尾音音調，很好玩。聽說這團體先前是因為有段被納粹加共黨逼害的背景，所以特別成立這會館作為公開的同志基地。在同志大本營開佛教學術會議，這是非常有趣的事？！我們也應該把孵蛋大鶴的會議移師gay bar舉行，再請校長來，在一群同志之間剪個靚彩。

該會館坐落在只有兩條小街的哥廷根市中心三十分鐘車程，但經過大幅高高低低的田地、許多綿羊、乳牛及馬匹，一個橘紅色的太陽、一堆如聖誕卡上的鄉村似的漂亮小屋，還有森林，才到達的地方。簡單點說，沿路就是兒時聖誕卡上，如童話世界似的歐洲村鎮風景照片中的實景，北美也不是這種樣子的。

嚴格而言，這次其實不是一般會議，而是一部有關當代華人社會的佛教論文集的首輪閉門工作坊，本來和我毫無關係，只剛好人在萊比錫，德國的同事提起，所以才坐三小時火車，去旁聽看看而已，沒想到很可能最終會加入他們的計劃，成為一份子，和主編談了兩個主題，一個是「近年雲南省傣-緬族群上座部僧團的當代處境」，另一個是「大馬華人佛教與公民社會參與」，主編較傾向後者。

不過直覺上，覺得這次會議對個人的研究而言，應該會有某種長遠的意義也說不定。雖然先前近十年，除了佛教哲學之外，一直有兼治多個與現實密切相關的議題，從最早的左翼佛教、佛教原教旨主義、佛教民族主義、佛教與宗教暴力，到近兩年一直在處理的

現代泰國上座部佛教僧團的多種議題，如僧團教育、僧侶的農村維權運動等，基本上都是單打獨鬥。年前在大馬參加當地的會議，乃至去年國際左翼／入世佛教聯盟（INEB）的會議，讓我意識到，這些議題也許應該兼而考慮出口轉內銷的方式，來在華文學界作推進。尤其與前二會議稍異的是，這次在哥廷根的工作坊，是純粹屬學界內部的活動，在觀念上彼此有另番共鳴與啓發，迫使我去想，應該以更正式的方式，在佛教哲學研究之外，需要在與國外同僚並肩工作的基礎上，開展對當代佛教與公共議題的學術討論。

哥廷根佛教工作坊的人與事

因為我不是研究中國佛教史的，所以赴會前，在這次哥廷根工作坊的所有與會者當中，其實只認識哈佛畢業、在美利堅國教書的以色列學者Eyal Aviv，因為都是漢傳唯識哲學的同行，而且有同一堆研究唯識的台灣common friend。其他同仁都是中國佛教史、中國近代史、中國思想史、人類學及社會學背景，其實我都不知道這些同仁，遑論認識。

工作坊的其中一個組織者是郁，此君與我一個大馬的怪傑學友SF兄的氣質與學術取態非常類似，應該介紹他們認識，說不定因能力相若，又臭味相投可結為死黨，或氣質太近而相斥，who knows？如果此這兩個老頑童式的超齡先

天過動兒聯手研究，絕對可稱作撼動萬教、震驚武林的黑白無常鬼，都是才高八斗的怪咖學者，但這類人只存於人類學一類領域，哲學界一般不會出現這種人。

其中一個黃昏聽工作坊的另一組織者Axel Schneider，討論他作為這一論文集的編輯之理念與構思，特別談及在論文集的編輯導言中，應該如何將方向內容殊異的諸文，貫穿為一個系統之問題上，學到不少，將來應有機會派上用場。

這次工作坊上，認識分別來自陸與台二地清華、都是在美國讀博士的兩位女學者，皆非常出色。台灣清華的那位人類學教授，不單是台大的同屆校友，而且居然是當年台大大陸社成員，與哲學系的多位同班台灣好友都是1990年3月野百合學運的台大發難者。台大大陸社本來是國民黨在台大的右翼學生組織，但在我本科年代，已經完全被黨外學生滲透、架空及奪權，成為不折不扣的學生叛亂份子大本營，八、九零年代台灣學運的骨幹團體。

會議前後他們一直在反覆討論，作為一個要下田野的人類學或社會學學者，在實戰的經驗層面，研究者對與其研究對象應有的學術專業倫理問題。這些議題本來對我而言，並不是一回事，因為哲學研究一般很少出現這類處境，但隨著近三數年我的工作兼而擴及現實的佛教，並廣泛觸及非常敏感的政-教關係問題，尤其也會以類似下田野的方

式進行各種訪談時，這些都成了必須有意識地知道的規矩，即——在與研究對象之間，是按照什麼工作倫理原則，來決定什麼是可以與不可以寫出來的。在此，學者的所謂「求真」精神，其實不是最高的獨立原則，在他們的討論中，明顯看到年青學者與資深學者的專業視野與體貼程度，還是有差異。

困難的其實不在原則，而是原則在非常具體的處境或個案中如何作判斷，基本上都沒有現成與一勞永逸的答案，有些情況下，我們這些同仁的內心掙扎，成了工作常態。舉的一例是，某些佛教組織的僧眾還俗流動量非常大，所以需要經常為維持穩定的僧團人口，補充新僧員而煩惱。又宗教組織並不希望學者觸及，甚或公開評論好些更為敏感的議題（例如同性戀），他們更期待學者的正面評價。對學界同僚而言，下筆時要如何處理這些情況，皆需慎重對待之問題。有這方面資深工作經驗的同仁，用他們的術語來說，是研究「不能損害田野」；但年青同仁則會反問，這又會否反過來，是在「損害研究」。資深同仁則指出，即使要寫，也有很多種不同的表達方式，例如盡量不涉具體人、時、地名等可被明確指認的因素，而且可以透過不同文章作主題重組等，在大部份情況下，「不能損害田野」仍然應該是學界工作的基本倫理之一。

會議午飯後結束，會館下午即接上

另一場活動，參加者全是男同志。我們開會的十餘人，在會館餐廳的房間用餐完畢，經大堂離開餐廳時，整個餐廳大堂的多張長桌，全部坐滿了德國男同志，超過一百五十人，反正一大幫每一個都六尺高的洋男子，三份一理光頭（註：我也是理光頭的），部份穿色彩鮮艷衣服和戴耳環、鼻環之類（我其實也想那樣穿，雖然我應該不是同志），然後不少人應該是穿小一號的襯衫或T恤（這是男同志界其中一種穿衣的行規或暗號），所以看上去好像有點壯及在炫耀健美。然後，屋旁的花園的長桌和鞦韆上，就會有兩個兩個男的貼肩坐著，有時眼神互望地談天。

但的確很奇怪的一點是，一個房間塞滿150個男人，在一般情況下，其實只會如軍營或德國火車波牛般，就是一幫臭男人，有時真會讓人想嘔。但男同志顯然是完全另一種動物，用時下玄之又玄的術語來說——「另一種氣場」。我們要穿過這麼一大票男同志，才能離開餐廳，整個事情非常好玩。

哥廷根佛教工作坊的餘緒與「祭祖」

哥廷根佛教工作坊所在的同志會館的後面，就是上山的森林小徑。其森林之漂亮與動人，無法用筆墨在此作劣拙的表述，所以在此只記其不可記。

本來會議是兩個晚上，但會後部份同仁多留一晚，個人亦確實覺得，悶頭

來開會，完了立即離開，這對於哥廷根來說，簡直是一種冒犯！但酒店其實一點都不便宜，最便宜也得80歐元一晚，即800HK\$或3500NT\$，正在猶豫之際，郁一句「來我家掛單」即解決了。郁目前是哥廷根大學宗教與族群多元性研究所的其中一個小組負責人。

午後三時與Eyal Aviv將行李安頓郁府，三人遂即結伴出遊。郁的家人與府上都特別有趣，但在此姑且先不表這個。三人在午後的德國陽光下，從郁府上徒步半小時出哥廷根市中心。

討論要去看什麼時，Eyal特別反覆強調要去「祭祖」吸靈氣，感受歷史大人物的氣場，三人齊聲興奮說好！第一站現象學「祖庭」胡塞爾（E Husserl）在1905-1920年任教於此時的房子，就在郁丹府上走路5分鐘。第二站二十世紀德國神學家Karl Barth的家，也看了郁工作的哥廷根大學宗教與族群多元性研究所，然後進入哥廷根大學校園。Eyal特別要求去看物理學系，因為二十世紀德國最精銳的數學及物理學家，都是哥廷根的教授，亦是在此建立他們的科學事業，並形成學派，我們三個就像來朝聖似的。

如果華文學界還算得上有印度學 Indology的話，對某些國家的印度學界而言，哥廷根還自相矛盾地，有另一種被弄得相當庸俗、煽情及無恥的重要意義。季羨林教授在1935-1945年即在哥

廷根，隨多位著名的德國梵文教授習印度學，其《牛棚雜憶》有專章談在哥廷根的印度學的學習、生活及德國師生關係。惜返國未幾，天地變色，教授從此多難，數十年未能作研究，只能任憑赤色洪流起伏，或被送入牛棚糟塌，或近年硬將「國學大師」這荒謬而庸俗的虛名，如猴戲似套在教授身上，作虛偽不實的宣傳，變相從另一個方向，再糟塌一次，呼來揮去如奴僕。諷刺的是，也許印度才是地球上，唯一有資格稱季教授為「國學大師」的國家。

所以，我沒有提議去看看哥廷根的印度學系所在，因為聯想到的，都不是某國媒體在提及季氏時所說到的什麼「哥廷根的驕傲」，而是季教授學成歸來後的慘淡，實在不忍去看他的母系。教授在八零年代曾返母系一轉，拜訪當時已八十多歲高齡的師父伉儷。我只是想，當時他心中也許充滿說不出的慚愧與悲哀，請求師父原諒，人生與學問皆被糟蹋，非其所願，但無奈發生。

然後，三人再在哥廷根大學看看著名的抱鵝少女噴泉，剛好遇上畢業生來此獻花，還有學生數十人作反資本主義遊行。並在市中心的路旁咖啡檔喝茶，遇與會的中國清華教授，四人盡興晚飯於市中心後，返郁府上。次晨，與郁討論藏傳佛教現況等問題約二小時後，即告辭坐三小時火車返回萊城。

「變」與「不變」的中道智慧

■ 釋昭慧



關懷生命協會會員大會結束，用過午齋後，與張章得副理事長（右一）、李芳枝理事（右二）及何宗勳執行長（左一）合影於學院庭園的櫻花樹下。（104.3.21）

臉書留言錄（之二三一）

104.3.21

哪壺不開提哪壺的宗勳

上午，協會會員大會結束，用過午齋後，與張章得副理事長、李芳枝理事及何宗勳執行長合影於學院庭園的櫻花樹下。

一般而言，社運團體與企業界較少互動，企業界對社運不但冷漠，而且不免「戒慎恐懼」。然而協會創會之初，就由張先生邀請延平扶輪社的友人，由我邀請各宗教界人士共同參與。因此它算是社會菁英、宗教領袖與草根民衆共構的社運組織。

剛才檢閱協會歷史，看到一張1993年9月25日在立法院召開公聽會，討論「人工飼養野生動物是福、是禍」的議題。照片中，在我左右兩側的，分別是曾為法務部長的陳定南先生與現任司法院長賴浩敏律師。

當時我們正在推動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正案，陳先生時為立委，特召開該次公聽會。但他竟然堅持此一議題的「社運主體性」，堅持坐在我的右側，請我坐在主席位上。



關懷生命協會召開公聽會。(82.9.25 檔案照片)

而賴律師當時擔任協會常務理事，代表的正是扶輪社菁英對社會運動的關注與參與。

陳定南先生業已作古八年，每一想到這位凜然正氣的「陳青天」，還是懷念不已！

而關懷生命協會竟也在不知覺間，邁入第二十二個年頭，張先生與我，以及那些與我們共同奮鬥二十餘年的扶輪社友，大都已從中壯之年，漸漸邁入耳順之年。

好不容易從中介紹宗勳加入協會團隊，盼的就是老幹新枝的傳承與發展。而他確實也帶來許多有趣的、成功的社運策略與議題倡導。沒想到他竟然在「五十大壽」之後，就「召告天下」，大談他的「退休計畫」，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啊！

懷念已辭世的傳道法師，想念已退休的盧俊義牧師

多年來，處在大學校園裡，忙於教學、學術與行政，早已於社運場域退居

「二線」，但今天的會員大會選在弘誓學院舉行，一下子，我的心似乎又與社運拉近了許多。

擔心部分動物收容所的環境狀況欠佳，我們談及如何持續監督「動物收容所零安樂死」，而非讓收容所變相地讓動物餓死、病死，來製造無安樂死的假象。另一方面，張副理事長提到：部分動物醫師已倡議「以動物大體解剖替代活體解剖」，我們也對推動該一方案的可能性交換意見。

宗勳則帶回他們這次到香港考察動保團體的心得，提到當地有動保團體開設許多動物醫院作為「社會企業」，再以其營利所得，營運動保社團並救援犬隻。

香港推動「社會企業」非常成功，已有許多範例可循。我去年八月在香港宏法時，就曾到過以「社會企業」模式經營的素食館用餐。但在台灣，民衆對它的瞭解似乎不夠，公益團體倘若為之，可能得面對「與民爭利」的道德責難。

總之，法無定法，緣生緣滅。在變動不居的世間，求取「變」與「不變」



於台北市東門教會召開協會第六屆第三次會員大會，傳道法師時任理事長。(99.3.1 檔案照片)



盧俊義牧師（右二）與令嫻悅文（左二），特趕到台南妙心寺，參加傳道法師圓寂追思讚頌會，會後與性廣法師、張章得副理事長（右一）與昭慧法師一同合影。（104.1.11）

的平衡，這是從事社運所必不可少的中道智慧。不該變的卻變了，將成為沒有原則的投機份子，該變通而不知變通，則必將無以面對遽變中的世局。

在我任滿之後，性廣法師、傳道法師、見岸法師一棒接一棒地擔任理事長，辦公室則始終幸賴張副理事長承荷重擔。而傳道法師竟已於去年底揮揮衣袖，灑然辭世。我笑著告訴會員們：這種「由扶輪社菁英與宗教界人士共構社運團體」的模式，未來還能持續運作嗎？可能連咱們小小的協會，也得認真討論如何進行「組織再造」了！

在今天這個日子裡，總覺得似乎少了什麼。

想起來了，少了傳道法師——他那犀利敏銳的快人快語，以及燦爛笑靨的豪邁身影！因此特別找了兩張他的照片po上，用資感懷我們「永遠的大師兄」！



法界出版社出版新訊

度一切苦厄 ——103年禪七講話MP3



本開示錄係二〇一四年性廣法師於佛教弘誓學院主持春季禪七之說法實錄，內容包含每日晨誦與大堂開示。禪修期間，法師依次教授身念處之行住坐臥四威儀、四大風界的『推』、安般念及慈心禪等四種所緣。俾學者能一窺佛陀教法全貌，建立次第完整的定慧知見，明瞭禪觀與大乘行門之關係。

法師於晨誦中，為大眾誦念及解說阿含教典與大乘經文；於大堂開示中，則融合個人的實修與教學經驗，以輕鬆活潑、淺顯易懂的說法，詳細闡明如何端正骨架，維持良好的坐姿，配合禪修養生功法，能耐於久坐以培養定力、慧力，及各禪觀業處的利益功德，修行原理，擇法要領。並舉諸多實修細微處，剴切的提醒大眾，如何簡別錯繆之觀念與心態。審視防護心念，順逆境中不與貪瞋痴相應，離我執我見，同時更為大乘行者開示『四無量心』增上之修行關鍵。

法師主七期間所開示之法要，充滿禪者睿智與菩薩悲心，聞之能令久學者斷惑除障，令初學者生善法欲，期諸解脫道和菩薩道之修行人，同霑法益。

- 訂 價：450元
- 出 版：法界出版社 03-4987325
- 劃撥帳號：15391324 法界出版社

佛七感言

■ 釋性昊（淨覺院住眾）



性廣法師與淨覺院退位住持智道長老尼（中）、現任住持道融法師（左）合影。
（104.1.4）

2014年12月31日至2015年1月6日，苗栗淨覺院舉辦一年一度的佛七，恭請佛教弘誓學院院長性廣法師主持佛七開示，參加人數約八十人，年紀最輕18歲，最長93歲。正逢元旦假期，廣師父讚歎大家的精進力，新的一年就發心到道場參加佛七。大眾由衷地感恩法師慈悲護念、陪伴我們七天，並給予我們最上乘的法供養，讓我們當生受用，生生世世受用。

誠如廣師父所言：

佛教講往生，而不言死，是因佛教是非常積極樂觀的。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做者是。關鍵是「今生」——現在、當下、此時、此刻、此人，想想我們可以怎麼做，才能對應到西方極樂世界的清淨國土。

心念運作產生身、口、意三業，我們怎麼想，就會怎麼講、怎麼做，如此反覆操作久了成習慣性，就形成個性，造就了命運，我們就是這樣一生又一生地輪迴不已。很多時候，遇到境界習慣忍耐，心結打不開或忿恨不平，就很鬱卒；常常會覺得很茫然，但又



苗栗淨覺院禮請性廣法師主持精進佛七。(104.1.3)

趕快自我催眠，說服自己放下、轉念。所以，我們的心是很散亂、很無力的。

當心提不起正念的時候，提醒自己：「事不過三」。佛弟子要確立正見，有正確的緣起因果觀，做應當做的事，不做不應當做的事。善心善念必得善果，惡心惡念必遭惡果，我們要堅信，因果絕對不會辜負我們的。

極樂世界不是遙遠的他方，而是當下即是。如果您想去西方淨土，問問自己，是否已經修到具足極樂世界的條件？好的父母、好的師長、好的配偶、好的兄弟、好的子女的緣份，是修來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羨慕或埋怨都無益，唯有「老實修行」。

學佛的目的是為了解決「身苦、心苦和生死大苦」。也就是《心經》上講的「度一切苦厄」。心念運作久了，必然影響身體的健康，貪愛與瞋恨同樣都是靠近、抓緊，只不過所愛的抓得更緊，所恨的卻是推得遠遠的。所以，愛

人與仇人在心念運作上，所累積的點數不是一樣多嗎？來生碰面的機率不是又增加了？所以，怨、親常常是一體的兩面，而淨土法門教我們念佛，與其念惡人、仇人，不如念佛。

在殿堂裏念佛，大眾共修的威德力是很殊勝的，但是平常二六時中的「無相修」卻是更重要的。每一念都是正面的、積極的、光明的、美善的，不論遇到順緣、逆緣，都是一句阿彌陀佛。收攝六根，關閉五根，以意根為主導，從持名念佛進入觀想(相)念佛，修日觀作光明想等等，修到心地清淨，得念佛三昧，有了定力才能開發智慧，有了智慧才有能力處理問題，才能真正解決生死大苦。

別小看每一個心念的運作，都對應到六道輪迴。在輪迴的座標軸上，起善心善念則加分，教人修善則乘分；起惡心惡念則減分，教人造惡則除分。逆緣修善可乘分，順緣造惡則除分。上方能量增加，可修出三善道以上的果；下方



苗栗淨覺院禮請性廣法師主持精進佛七，約八十人參加。(104.1.3)



苗栗淨覺院精進佛七，約八十人參加，學員於大雄寶殿前大合照。(104.1.4)

能量累積，就種下三惡道的果。佛陀在《觀無量壽佛經》開示三世諸佛，淨業正因。所謂淨業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皈、具足眾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

時時要提醒自己「用進廢退」，凡事發心做、盡力為，常常用、時時行，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你會更上一層樓，來生具足諸多能力。反之，今生所擁有的籌碼、高學歷、好能力，若不善用、不願與人分享，漸漸地武功廢了，來生當然就更無能了。所以，福報善能與別人分享者，就可累積更多的資糧，來生當然更有福報了。

生而為人是主動造業，天道或三惡道是被動享福或受報，與其到極樂世界才修學三十七道品，現在有因緣上先修

班，不是更殊勝嗎？珍惜在人道時好好修、認真修。一個白天、一個黑夜，不就像一生、一死，其實，我們從未生過，也從沒死過。有了智慧悟無生之理，何愁不見佛呢？

最後，套一句廣師父的至理名言與大家共勉之：「好運動不如好姿勢，好姿勢不如好心情，好心情不如好解脫。」感恩廣師父為我們確立正知見！我們會更認真作鬆肩抬胯，鍛鍊強健的體魄。有了健康的身體，才有足夠的心力，修禪定、開發智慧，否則，解脫只是空想。

後學慚愧又感恩，直至如今方遇善知識，得聞彌陀聖號的真諦，感恩廣師父的指引，讓我們從盲修瞎練中看到光明的康莊大道。期願解脫道上生生世世得遇善知識、得聞正法、如理思維、法隨法行！

詮釋佛法的「不可說」義

「佛法和語言」完結篇

林良彬（旅居洛杉磯）

同一語詞或語句，凡聖理解不同，凡夫執名為實有，聖人知其為假名，吉藏稱此為「語言雖同，其心則異」（見其《中觀論疏》上冊，頁810-811）。前者無明地使同，隨言（名相）執實（有自性）；後者知為假名，方便善巧使用語言弘法，說即無說，分別而無分別，凡佛教經論中的語言皆為假名說，如理分別，不應貶低他們。但因凡夫的言語則為無明覆蓋，必須破邪顯正。龍樹、青目、吉藏、天臺之智者、華嚴之法藏等弘法大師基本上非常清楚此佛言大旨，他們不會像無明凡夫一樣誤解了語言（名言分別）為自性分別或戲論。¹

依佛法的緣起觀，我們這個宇宙是依緣起生滅無常的大化之流，其中的每一事物、事件皆彼此相依而形成一重重無盡的網絡（web），這樣的剎那生滅的流動（fluid）世界終究不能被吾人的名言概念所套牢（ultimately can not pinned down by our concepts），這也是經論中常見的——勝義「不可說」、「離言」的真正意涵。而因為事物之流仍對我們呈現相續相似性，我們也才由此進而體悟到世間的名相、概念只能「暫時地套住」事物，因而只有相對的、暫時的有效性而已。我們必須承認世俗諦相對的實有及其功用性，因而世俗的一切不能一蓋被否定掉，否則空義將成最壞的「惡取空」（一切不存在）了。

因此，佛法的「空性」不是一個形上的絕對或本體、萬法的本源，它只是描述一切法的根本特徵，一種對事物原本即有的mode of existence的如實描述，這不是對事物的形上說明或終極說明（ultimate explanation）。用古人的語言說，我們不可把任何法（X）說成爲實有（自性有、絕對有），這是錯誤的有見、常見；也不可把X說成爲絕對沒有或不存在了，這也是錯誤的無見、斷見；亦即古人說的：X既非有也非無，非常也非斷；繼而「四句百非」之一切自性見皆絕，達到「言亡慮絕」（心行言語斷），這即是一切皆空，空亦復空（不可執實），

1. 戲論或自性分別在佛法中皆指錯誤的「邪分別」，不是泛指所有語言皆是戲論或邪分別。

統而言之，一切畢竟空，無有少法可得，「佛也未曾說一（實）法」。（龍樹也在《迴諍論》中說：「我無宗」，其義同）。依藏傳中觀的解說是：證空之智慧和所證之空性融而為一，如水和水之交融，無分此水彼水，皆為一水，這雖是短暫的定中體證，但已破了凡聖之隔的大關卡，出定之後，再回到日常生活世界裡，隨順空義而如理分別，語默皆發而中節，此時的見識和境界自不同於無明凡夫。

〔因為此處的重要性，我再重述：〕但是對於一般的世間（無明）人及形上學家而言，由於不懂佛法空義，他們恰恰相反地以為吾人的名言分別是可絕對地套住事物的，因而我們對一切存在也有絕對的分別知識，世界萬物一個個自己帶著自性、本質而存在，彼此孤立自存，這就是無明自性見眼下被扭曲的世界，這也是月稱把世俗＝覆蓋（壞的世俗義、壞的分別義，即龍樹所謂的「戲論」）所意指的。龍樹因而主張吾人必須學習空慧（無分別智）以掃蕩這一切「遍計所執」，唯有入空才能滅諸戲論，才能見到了世間的真相（實相＝法性＝空性＝涅槃＝真如），亦

即見到了非凡夫所見，生滅不已、假名如幻的真實世界了，這也是「如實見」下的世俗（月稱並不破此聖者正見下的世俗義）。五世紀時的僧肇（羅什弟子）對此如實正見下的世界有過精彩的描繪：「言雖不能言，非言無以傳，是以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²「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³我以為佛陀、龍樹空義的核心要義也在此。

因此，《般若經》和《中論》所言的勝義、離言義或「不可說」義，應是指：因為沒有世人一向以為的實在之一法，所以說了也無所說、無所得，即一切皆空之義。此勝義諦所指的空性或涅槃之意，龍樹皆用隨順空義的世俗語言（假名）清楚地「說了」（論證）出來，依《中論》第24章所說，「不依世俗諦（按指：世間法和語言），不得勝義諦，不得勝義諦，則不得涅槃。」而關於涅槃是什麼，《中論》第25章也說了許多，雖然大都是使用了否定的表詮，但畢竟仍是「可說的」（expressible）！⁴

有太多的著名學者（以印度教授 Murti 為代表，中國或可以牟宗三教授為

2. 不能言即指名言對不到實物。見《般若無知論》。

3. 觸事即真是指日常行事坐臥，語默動靜等等皆與空性相應。見《不真空論》。

4. 原始的《阿含經》也同樣說了許多關於涅槃的內容，而這正是許多中外學者、僧侶們視為佛法中最最符合一般的「不可說」（inexpressible）法，但《阿含經》裡的佛陀連涅槃為何都說了很多，還有什麼法不可說。但須注意：此中經文之說乃皆假名說，即無宗／無實地說。所以，佛法中的勝義離言或「不可說」之涵義不可以訴諸「直解」（literally interpreted）為真的完全沈寂不言，如木石或啞人的「閉口不說」；或解為係指謂一神秘不可思議之絕對（自性、道、Logos等），吉藏即說：「勿謂絕四（句）之理，有理存焉，而不可言。」（見其《中觀論疏》下冊，頁1233）因此，「不可說」一詞具有特定意義，必須依上下文脈絡解讀為就佛法的空義而為言，而此不可說之勝義空並不壞世俗假名有和假名說；換言之，如要說，說而不執實就無咎了。

代表)和僧侶們指此證空的經驗,是「不可說」的主客一體或梵我不二的無限或絕對,是超理智分解的「智的直覺」,貶低了一切如理分別。他們區分了:可說vs.不可說,有執的知解vs.無執的智覺,妄心vs.真心,有限vs.無限,表像vs.實在,前者是緣起的(空),後者為非緣起的(不空);又,前者依於後者,且終極地只能由之生出或創造出。修證就在離棄前者,遁入後者,與之合一。此外,還有一堆二元對立(被佛法視為遠離中道的兩邊或兩極(two extremes or two absolutes)對立),如:有/無(生滅常斷去來一異等八不四對)、主/客、全(whole)/分(part)、因(緣)/果、生死/涅槃、有為/無為、煩惱/菩提、善/惡、法/非法、語/默……等等都被「絕對化」或「實體化」,不知二者(猶如長短)相待而有,僅單項是不能獨存的,而佛法正是用緣起性空義破斥這一切二元的常識的或形而上的戲論。用現代語言來說,龍樹的空義乃是一種哲學的或概念的相對論(Relativity or relatedness),注重的是無窮的關係脈絡,萬物萬事彼此交互依賴的真實相貌,並不是說明現象背後的實體、不變的本質(絕對性)或第一因。因此,佛法既沒有吠檀多(Vedanta)的梵我一體

說,也沒有《大乘起信論》的一心開二門之類的形而上學。如上所述,佛法的這種獨特本體論,是二而不二,不二而二的。

(正如前述的佛法語言觀:言而不言,不言而言;其知識論上的則為:分別而無分別,無分別而分別。)

佛法的空觀哲理,如上所述,應是這個世間所能找到的最好最真的勝義(真理),但佛法還有修行的一面,這表現在對空觀哲理的聞思修之不斷漸進深入的修習,在此顯出宗教超越哲學的優勝處,聞思階段必然不能缺少對空義的理智思維,修證的階段分二部份,修觀也得動用思維推理,修止可加強定力,止觀雙運,不斷深化空義,直到證入空性。由修到證誠然可比擬為修道上的質變,但不能說證空之後就完全否定了先前所學的如理分別,好像理智就此被神秘直覺所揚棄,「可說」被「不可說」所超越。有人用佛陀所說的到彼岸不再用舟,或維根斯坦的爬上屋頂後踢掉梯子來比喻,其實並不恰當。因為,證空之後還要返回日常生活,得隨順空義而行如理的思維分別(正分別),學習各種五明知識,況且,為眾生弘法更需如理的名言分別。用上述那二個比喻來說,無論舟船或梯子,對有情眾生仍具實用性,不宜廢棄。◎

5. 嚴格地說,此本體論是指現代語言哲學下的本體論ontology,不是古代的神學、形上學之學,或可套用美國著名哲學家Quine的書名,是*On what there is*,即研究事物性質的學問,又Quine的另一著作*Ontological Relativity*或可譯為「事物存在的相對性」。這兩項研究,Quine都從語言分析著手,對他而言,我們只能依當前的科學語言或理論來施設(posit)吾人共許為存在的事物,而這是可以隨吾人知識進展而改變的,所謂的外界事物客觀自存、本質不變的觀念乃是常人的偏見。